

※書目文獻※

王鵬運早期詞集析論

林玫儀*

一、前言

王鵬運是晚清四大家之一，在詞學史上地位崇高。然而有關王氏的研究，大多側重其整理、校勘及刊印詞籍的成就，詞作方面則較少關注；而學界研究王氏詞作，亦多透過《半塘定稿》與《半塘賸稿》二集，旁及《庚子秋詞》、《薇省同聲集》所收詞作，鮮及其他。筆者十多年前編纂《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¹時，曾蒐得王氏遺集多種，並予著錄，包括稿本《梁苑集》、稿本《袖墨詞》、《半塘乙稿》（袖墨集、蟲秋集）、《半塘丙稿》（味梨集）、《半塘丁稿》（驚翁集）、《半塘戊稿》（蜩知集）、《半塘己稿》（校夢龕集）、《校夢龕集初定稿本》、《春蟄吟》²，近年又獲見《四印齋詞卷》³及《王龍唱和詞》⁴，加上《薇省同聲集》、《庚子秋

* 林玫儀，本所研究員。

¹ 吳熊和、嚴迪昌、林玫儀合編：《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年）。

² 稿本《梁苑集》為王氏手稿；稿本《袖墨詞》為況周頤藏本；《半塘乙稿》（袖墨集、蟲秋集）為稿本；《半塘丙稿》（味梨集）、《半塘丁稿》（驚翁集）、《半塘戊稿》（蜩知集），三者皆為刻本；《半塘己稿》（校夢龕集），刻本；《校夢龕集初定稿本》，稿本。《春蟄吟》，刻本，此為王氏與諸友酬唱之作。以上諸書，皆藏於上海圖書館。詳見林玫儀：〈王鵬運詞集考述〉，《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9卷第4期（2009年12月），頁141-170。

³ 抄本一冊，包括《袖墨詞》、《梁苑集》及《中年聽雨詞》三集，現藏於浙江圖書館。此書為該館前館長張宗祥據馮翰飛藏書所鈔，書後有識語，云：「右《四印齋詞》，臨桂王鵬運幼霞撰，刻本未收者至夥，因借馮君翰飛彊齋藏本錄之。甲申夏海寧張宗祥記。」馮翰飛名恩綬，開封市人，生於1888年。早年從事新聞工作，為著名之報刊收藏家，蒐藏甚多清末以來的珍貴老報紙。參見《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年7月12日第4版。

⁴ 《王龍唱和詞》六頁，為王鵬運與龍繼棟唱和之作，有王詞九首，龍詞二首，現藏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此資料承蒙李保陽先生惠示，特此致謝。

詞》、《和珠玉詞》、《子苾詞鈔》等王氏與友朋酬唱、聯句之作，王氏之「七稿九集」⁵，除《南潛集》外皆已尋獲。研究王鵬運生平與詞學之資料可謂粲然大備。

筆者根據王氏傳世詞集整理、分析，已發表〈王鵬運詞集考述〉，文中曾論及四本《袖墨詞》、二本《梁苑集》及《中年聽雨詞》、《王龍唱和詞》之關係，指出諸書皆屬王氏前期詞集，然而各集版本不一，關係錯綜複雜，其結集過程亦有若干難解之疑團。本文即綜合所見資料，就相關問題詳加考訂及詮釋，並將四本《袖墨集》、二本《梁苑集》、《中年聽雨詞》、《王龍唱和詞》及《半塘定稿》、《半塘賸稿》所收詞作列為一表，附於文末，以呈現諸集詞作重見之情形；其中由詞題或內文可推知撰年之詞作，即予繫年，並標示王氏年歲，以便對照。

《四印齋詞卷》收錄王氏《袖墨詞》（下文簡稱《四袖》）、《梁苑集》（下文簡稱《四梁》）及《中年聽雨詞》（下文簡稱《中年》）三集，書末有王鵬運題記，云：

乙未九月，李髯先生館予家，為手錄拙製《蟲秋》、《味梨》兩集，即用先生定本付之手民。先生復欲索觀少作之在《薇省同聲集》外者，因舉此冊奉贈，並請刪汰為《半塘甲稿》。嗟乎！歲月幾何，回首舊遊，如夢如影，而卷中師友所常共琴尊者，死喪離別，已落落如晨星。予亦髮禿眼昏，積然老矣，即此文章至小之技，亦作輟一再，迄用無成。質之先生，不知何以教我。半塘老人鵬運記。

乙未為光緒二十一年（1895），時王氏四十七歲，故所謂「少作」，是對早期作品⁶之泛稱。綜觀目前所見王氏各集，此集撰作年代當為最早。書中所收詞作大抵按年編列，加以《半塘乙稿·袖墨集》、《薇省同聲集·袖墨詞》、稿本《袖墨詞》（下文分別簡稱《乙袖》、《薇袖》、《稿袖》）及稿本《梁苑集》（下文簡稱《稿梁》）、《王龍唱和詞》（下文簡稱《王龍》）所收詞作與此書互有出入，其間亦頗多可彼此互證之處，藉此可推定諸詞之撰作時間，對研究王氏早期創作有極大助益。故以此書為主軸，析論王氏早期諸集之編纂及相關問題，所引詞作文字，亦大體以此集為準。

⁵ 見《半塘定稿》卷前之〈半塘填詞定稿敘目〉。

⁶ 《四印齋詞卷》中包括《中年聽雨詞》，卻逕稱「少作」，看似扞格，然集中所收《袖墨詞》、《梁苑集》諸集作品，多作於十餘年前，則統稱為「少作」，似亦未違情理。

二、《袖墨詞》

《四袖》共收詞三十七首，其中有二首注明干支，分別是第二十三首〈一萼紅〉及第二十六首〈南浦〉：

〈一萼紅〉

曩閱覓句堂所懸吳越忠懿王金塗銅塔拓本，槐廬屬賦小詞，因循未果。辛巳歲首，偶得錢梅溪所輯《金塗塔攷》一冊於海王村肆中，圖識詳明，詩歌美富，是不可無言也，依此索覓句堂諸子和。

禮浮圖。乍遺編入手，名蹟未模糊。誤辨婆留，光圓帝釋，和南千遍臨撫。邇南宋、詞仙清供，喜吉羽、沾溉到饒奴。鐵券勳名，石幢功德，比似無殊。天目龍飛而後，更金書玉冊，坐鎮雄都。衣錦名鄉，禮賢賜宅，閉門天子誰如。試東望、湖山深處，定祥雲、如蓋護金趺。怪得王孫好奇，珍并璠璣。

〈南浦〉

辛巳清明，用樂笑翁體。吾鄉壺山桃花甚盛，山半勒「雷酒人之墓」五字，好事者爲之也，年時上塚必出花下，故詞中及之。

廿四數花風，甚餘寒，負卻春陽閒度。梁燕未歸來，爭知我、愁對重城烟樹。壺山望斷，酒人誰酹桃花墓。懊惱錫簫頻斷續，似把旅懷輕訴。朝來閣雨忺晴，凭東闌、乍喜梨雲欲吐。穉柳漫垂青，風塵裏、顛顛往時張緒。新泉舊火，夢中無復驚人句。帳觸兒時多少事，燈火夜窗風雨。

二詞明謂作於「辛巳歲首」、「辛巳清明」，即光緒七年(1881)。此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等三首，雖未注明干支，然而對照《王龍》所錄重出詞作，可得知其作年：

〈摸魚子〉（《四袖》019，《王龍》006）

瑟軒前輩復以長歌見酬，再用前解即來意奉答。聞人言愁，我亦欲愁，況天寒歲暮時耶！

對燕臺、蒼茫落照，歲華還又催暮。縱橫九陌馳車騎，仰屋著書何補。空自苦。怪吾子高歌，青眼還相許。餐風飲露。任十丈塵飛，瓊樓自迥，目斷最高處。年時事，贏得滿襟塵土。儒冠空把身誤。文章近價君知未，第一鮑家詩句。忘爾汝。算祇有醉鄉，日月無今古。休嗟小戶。問破帽衝風，吳霜欺鬢，還是舊時否。

〈金縷曲〉（《四袖》020，《王龍》007）

讀勒少仲年丈〈香塚〉詞，倚聲以和。塚在城南江亭迤北鸚鵡塚之西，封而不樹，短碣題云：「浩浩劫，茫茫月，鬱鬱佳城中幽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減，一縷幽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

芳草城南地。短碑殘、怨紅悽碧。斑斑凝淚。斜日低迷鳴馱冷，何處蕊珠仙珮。抵多少、衣吟山鬼。譜列昭華腸欲斷，況當年、親製名花詠。風葉亂，颭葭葦。蓬萊休問司香尉。算三生傷春怨別，杜郎顚顚。錦字雙行箋恨賦，喚得香魂醒未。剩鸚鵡、無言相對。碎拍紅牙翻自笑，笑千卿甚事風吹水。且呼酒，為沉醉。

前首《王龍》題為「瑟軒以長歌見訓，再用前解答之」，次首題為「讀勒少仲中丞〈香塚〉詞，即用原解書後」，詞後並有王氏題識，云：

近作二闕，錄請槐廬詞長大雅竝求蘇章。庚辰歲莫弟鵬運⁷呈艸

據此可知，二詞作於光緒六年庚辰（1880）。又第二十一首云：

〈大江東去〉（《四袖》021，《王龍》001）

嘉平十九日，招同端木子疇年丈暨粹甫、槐廬、伯謙、薇卿諸君子拜坡公生日，敬賦。

熙豐而後，問何人、不愧先生風節。奴輩紛紛惇與忤，都付命宮磨礪。殿上金蓮，海堦笠屐，身外皆毫末。浮雲富貴，夢婆多事饒舌。即論餘技文章，岷峨千古秀，還爭奇崛。七百餘年生氣在，下拜猶通螯欸。孟博清操，淵明雅尚，比擬差親切。蕭條異代，我懷常此如結。

僅謂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所作，而未記年分，然《王龍》錄此，詞末卻云：

庚辰嘉平十九約同人拜東坡生日敬賦

槐廬詞長正拍并希賜和 佑遐王鵬運倚聲

則此首亦為庚辰所作。端木采《碧瀝詞》有〈水調歌頭・庚辰嘉平十九祝東坡先生生日同幼霞閣讀、伯謙內翰〉一首⁸，即為同時之作。

綜上而論，《四袖》三十七首詞中有五首可確定作年⁹。其餘雖未記年，由詞

⁷ 「鵬運」二字為合文，下〈大江東去〉一首後「佑遐王鵬運倚聲」（《王龍》001）及〈踏莎行・苦雨〉後「四印生鵬運書於袖墨寮」（《王龍》004），「鵬運」二字亦為合文。

⁸ 見彭鑾編：《薇省同聲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2年），頁46-47。

⁹ 〈摸魚子〉（對燕臺、蒼茫落照）之前另有〈摸魚子〉（鎮無聊、一棹相屬）一首，題云：「瑟軒前輩閱近作〈拜新月〉詞，贈句云：『釣竿百尺綴珊瑚，不羨麒麟閣上圖。欲取鰲魚斫

題卻可見出乃依時間排列。如第四、五兩首是作於「六月」：

〈解語花〉（《四袖》004）

六月望日同龍槐廬、王粹甫兩農部遊南泡子及天甯寺，歸集覓句堂，同拈此解，并約韋伯謙太史同賦。

天開霽色，徑轉蒼烟，蟬噪林逾靜。鬧紅成頃。蒹葭外、惆悵斷雲間靚。遊韉再整。指危塔、林端孤影。消受他、沉李浮瓜，長日如年永。回首舊遊漫省。負樹湖雲水，幾度芳訊。縐衣塵凝。竟匆匆、誤了芰衣雲冷。鐘魚喚醒。都不是、往時情興。歸去來、爲問輕鷗，訂舊盟應準。

〈解語花〉（《四袖》005）

遊南泡子之次日，以事過積水潭。儼綠妃紅，荷花甚盛，再用前解呈覓句堂。

雲低鳳闕，路入鷗鄉，花氣薰人驟。笑呼石帚。恁清狂、解倚玉容消酒。涼生練袖。爭奈我、詩同人瘦。端正看、憑仗東風，捲起絲絲柳。無那悶懷迤逗。便花花相對，誰種紅豆。清遊休負。細端詳、六六對眠鴛耦。能消幾斗。遍一葉、一花爲壽。驚起他、千頃風裳，把水痕吹皺。¹⁰

前者謂「六月望日同龍槐廬、王粹甫兩農部遊南泡子及天甯寺」，後者謂「遊南泡子之次日」，可見二詞分別為六月十五、十六兩日所撰。

第六至十三首分別題為「秋蟬」、「秋蜚」、「秋燕」、「秋蝶」、「秋光」、「秋氣」、「秋籟」、「秋陰」，均寫秋日景況，第十四、十五首已是「菊花零落」時分；第十六首是「九月二十五日」¹¹；第十七首題為「十一月二十一

作膾，問君何處覓屠沽。」蓋櫟括詞中語也，倚此奉答。……」二首詞題語意相接。疑瑟軒（即彭鑾）讀王氏之〈拜新月〉詞，並櫟括詞中語為絕句一首。王氏以「鎮無聊」一首答之，瑟軒復酬以長歌，王氏又以「對燕臺」一首再答。若然，則此首亦應作於庚辰，《四袖》中有六首可確定作年。

¹⁰ 龍繼棟有〈解語花〉（一匳翠鏡）詞，題為「同調和幼霞積水潭之作」，見《王龍》。

¹¹ 此詞調寄〈高陽臺〉，題為「九月二十五日同槐廬、粹父及嚴六溪民部薄遊城東萬柳堂夕照寺，出廣渠門觀武肅親王祠墓架松。槐廬有詞記遊，倚此奉和。」亦見《王龍》008，題作「〈高陽臺〉奉和槐廬詞伯城東紀游之作，即正。幼霞倚聲。」《王龍》載有龍繼棟一詞，云：「賸秋忍放閒過了。莽雲烟、向誰憑弔。縱轡攬秋情，但隨處、僧茶村醪。恨來平楚半銷凝，一洗盡、黃塵烏帽。人意覺蒼涼，這涼意，爭知道。清游不必拘時好。對荒隴、廢臺絕倒。儼聽鮑家詩，諒應勝、新荷詞好。祠垣石馬臥秋氛，也知否、風霾瀛嶠。日暮一痕愁，解趁歸鴉早。」詞後云：「九月二十五日偕嚴鹿溪、王粹甫及王幼霞薄游城東隅之夕照寺、拈花寺（舊萬柳堂），出廣渠門，至武肅親王墓祠觀架松之作，錄以索和。槐廬弟初稿。」然缺調

日」；第十九、二十、二十一等三首均重見《王龍》，前二者謂作於「庚辰歲暮」，後者亦有「庚辰嘉平」之語，可見均作於光緒六年庚辰(1880)冬季，已見前文所述；第二十三、二十六首則是「辛巳歲首」、「辛巳清明」，可看出完全依時間先後排列。據此可倒推二十一首以上諸詞均作於庚辰，即光緒六年。

自第二十二首以下諸詞，為光緒七年辛巳(1881)所作。第二十二首〈一萼紅〉題為「和子疇年丈人日苦寒均」，詞云：

短牆隈。看凍凝弱柳，臘意未全回。魯酒銘椒，唐花綻蕊，天時人事頻催。
早凝望、祈年三白，甚同雲、天外尚徘徊。吉事黏雞，歸程遲雁，改歲情懷。
幾度緘題寄遠，悵難逢驛使，誰折江梅。鳳闕雲深，龍門天迥，望中
突兀金臺。漫消盡、詩魂潦倒，看東皇、取次送春來。為喚隔鄰聾叟，共盡
餘杯。

觀「看凍凝弱柳，臘意未全回」、「吉事黏雞，歸程遲雁，改歲情懷」、「悵難逢驛使，誰折江梅」、「看東皇、取次送春來」等句，全是初春景象，顯然作於正月初七日之後不久。

第二十三首題「辛巳歲首」，已見前引，乃正月上旬所作。

第二十四首〈唐多令〉（宮樹晚烟籠）題為「正月二十日入直口號」¹²。

第二十五首〈齊天樂〉（人間水月尋常有）題「疇丈出城南步月詞屬和，倚聲奉答」。詞中「蟾窟輝明，鳳城春滯，最是攸人良夜」、「萼綠猶苞，柳黃未結」等，仍是春初景象。

第二十六首題「辛巳清明」，已見前引。

第二十七首〈聲聲慢〉（尋芳策短）題為「同伯謙、槐廬坐蒹葭簃，移在野鳧潭上，俗呼龍爪槐，以樹名也」。此首亦見《薇袖》010，題為「春日同伯謙、槐廬

名。曾德珪：《粵西詞載》（桂林：漓江出版社，1993年）錄此詞，蓋以為此乃和王氏之作，故定其調為〈高陽臺〉（見頁531）；黃紅娟：《嶺西五家詞校注》（南寧：廣西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5月）從之（見校注部分頁164）；均誤。按：此詞調式與〈高陽臺〉全然不類，揆諸調式，應是〈山亭宴〉。萬樹〈山亭宴〉（淡煙亭館開芳圃）作法與此全同，見《全清詞·順康卷》，第10冊，頁5586。筆者以為，所謂「槐廬有詞記遊，倚此奉和」者，應是龍氏先有〈高陽臺〉一首，王氏和之，龍氏乃續撰〈山亭宴〉索和。

¹² 《四袖》024、《薇袖》009、《稿袖》003詞題均為「正月二十日入直口號」，唯《乙袖》014作「正月二十二日入直口號」。

憩古龍樹院，俗呼龍爪槐，以樹名也」，詞中「憑欄共訝春遲。玉笛誰家，梅花已落還吹」云云，已是暮春景象。

第二十八首〈探春慢〉（柳擘輕）詞題有「朋簪清暇，聯袂尋春」語，詞中有「花好春深，春濃人老，閒裏枉將春戀」句，亦充滿惜春之感。

第二十九首〈喜遷鶯〉（楚天凝望）題為「叔兄柏銘服官江右，頃來書謂于役匡番閒，日與水光山色為緣。此往日舟車舊遊地也，撫今思昔，悵觸無端，倚此以寄。」詞中「宮舫延春，虛窗寫月」云云，仍是春晚。

第三十首〈宴清都〉（歡意隨春減）題為「四月望日，謝子石前輩招飲花之寺」。

第三十一首〈疏影〉（幾番遊屐）題為「七月十七日，子疇年丈招遊古龍樹院，小飲蒹葭簾上，倚此寄興」¹³。

第三十三首〈摸魚子〉（莽天涯、寂寥如此）題為「秋容正好，養疴閉門，作此示同社諸君子」，而由詞中「客懷幾度傷憊。秋來難得無風雨，況近重陽時候」，知為九月上旬。

第三十四首〈滿庭芳〉下筆即謂「風露高寒，蛩螢怨抑」，為秋季景象。

第三十五首〈沁園春〉（秋色佳哉）「關心事，是重陽近了，酒債如何」，可知時序已是深秋。

第三十六首〈長亭怨慢〉題為「『亭皋木葉下紛紛，七見秋光老薊門。多少天涯淪落意，未應秋士獨消魂。』此己卯口占句也。容易秋風，又逢搖落，古所謂『樹猶如此』者，豈欺我也。用石帚仙自製腔以寫懷抱」。開篇即云：「乍吹起、秋心千疊」¹⁴。寂寞亭皋，試寒時節。搖落何堪，庾郎離緒黯淒切。」

第三十七首〈齊天樂〉下筆即謂「西風吹醒槐花夢」，皆寫深秋之景。

綜上所述，可知《四袖》諸詞寫作時間相接續，第四首至第三十七首中，雖然第三十二首〈賀新涼〉（一葉空濛裏）為題圖之作，無由判斷時序，然因其上下各首已能推定，應可連類及之。至於第一至第三首雖然較費斟酌，仍可考定為光緒六年所作，申論如下：

¹³ 此詞重見於《薇袖》013及《乙袖》020；前者題為「七月十八日，子疇年丈招遊古龍樹院」，後者題為「七月十七日，疇丈招遊古龍樹院」。

¹⁴ 「秋」，《薇袖》015及《稿袖》014作「愁」。

〈點絳脣〉（《四袖》001）

簾捲黃昏，倚欄一霎寒侵袂。平蕪綠矣。南浦銷魂地。雨雨風風，攪得春如醉。春如醉。柳眠花睡。那管人憔悴。

〈滿江紅〉（《四袖》002）

春柳

十載旗亭，別離恨、不堪重述。曾記得、那回人去，春波醺碧。寒食清明都已過，墜歡渾無迹¹⁵。想靈和、殿裏舊風流，人非昔。風似剪，烟如織。盈盈水，遲遲日。甚燕燕鶯鶯，慰人岑寂。陌上玉驄初試馬，樓頭紅袖誰吹笛。最愁聽、一片踏歌聲，陽關拍。

〈憶少年〉（《四袖》003）

聽雨。覓句堂分詠。

一爐烟靄，一尊清酒，一天愁絮。懷人正無那，又鄰雞報午。記得年時江上路。繫扁舟、荻花深處。潮迴風乍緊，戰繁聲如訴。

第一首無詞題，內容謂「平蕪綠矣。……雨雨風風，攪得春如醉」，乃是初春乍暖還寒時分。第二首題為「春柳」，由「寒食清明都已過」一句，可知時序已入三月。至於第三首提及「繫扁舟、荻花深處」，乃回憶昔年聽秋雨之景象，其寫作時令則隱晦不明。按：「覓句堂」乃龍繼棟家中館舍，粵西詞人之任官京師者，經常於此作詩酒文會。此詞亦收入《王龍》中，且此手稿中，王氏有關「覓句堂分詠」者，竟有三首之多，分別為：

〈臨江僊〉（《王龍》002）

待雨

麗景潛收日腳，遙青忽沒山腰。秋聲瑟瑟出林梢。鶉鴉淒喚侶，乳燕急歸巢。有客憑闌意遠，鄰翁折柬堪招。玉壺暘滿貯春醪。催詩雲似潑，鬥險句同敲。

〈憶少年〉（《王龍》003）

賞雨

一爐煙篆，一尊清酒，式天愁緒。懷人正無那，又鄰雞報午。記得年時江上路。繫扁舟、荻花深處。潮迴風乍緊，戰繁聲如訴。

¹⁵ 此句脫二字。《乙袖》002作「倡條冶葉愁難擲」。

〈踏莎行〉（《王龍》004）

苦雨

十日愁霖，半床清夢。簾前一抹烟痕重。悶懷夙酒幾時醒，不道難醒還易中。癡有流雲，悄無晴哢。屏山曲曲和愁擁。差強人意碧琅玕，數枝新向花間種。

覓句堂分詠三疊

槐廬詞伯拍正，四印生鵬運書於袖墨寮。

其中〈憶少年〉一首與《四袖》重出，僅有首句「煙篆」與「烟靄」之異，然詞題一作「聽雨」，一作「賞雨」。在《王龍》中三首連書，且稱為「覓句堂分詠三疊」，由此觀之，殆為同時所作；《四袖》只選入一首，並將題目改為「聽雨。覓句堂分詠」，蓋以此首概括當日酬唱之事。由內容言，〈憶少年〉一首雖未有明顯的時序描述，然〈臨江僊〉及〈踏莎行〉卻可看出時令是春天。此外，《四袖》第四、第二十一及第二十七首均提及與韋伯謙等人同遊賞、共酬唱之事¹⁶；韋伯謙即韋業祥，《粵西詞見》錄其詞六首¹⁷，其中有二首亦記「覓句堂分詠」，詞題正是「賞雨」與「苦雨」，當為同時分詠之作，詞云：

〈鵲橋仙〉

覓句堂分詠 賞雨

御溝水活，天街酥潤，一洗軟紅塵土。捲簾正對米家山，有多少、人家春樹。芭蕉葉上，梧桐樹底，都是耐人聽處。玉壺不待醉春醪，早沁卻、秋心幾許。

¹⁶ 《四袖》004〈解語花〉（天開霽色）題云：「六月望日同龍槐廬、王粹甫兩農部遊南泡子及天甯寺，歸集覓句堂，同拈此解，并約韋伯謙太史同賦。」查韋氏有〈陌上花〉詞云：「驕陽炙地，溫風扇處，中人如酒。靜掩重門，羸馬怕教閑驟。等閑又誤尋芳約，看看夕陽侵牖。算羸它一枕，北窗清睡，也還孤負。想花驄陌上，吟鞭并驪，問到何村花柳。古寺寒山，可識舊時鐘紐。拏芳弔古情多少，寫入新腔叶否。檢奚囊，定有花箋貽我，便安排候。」此詞題為「槐廬約西泡子之遊，兼訪覺生寺古鐘，未能赴也，拈此投之」（見況周頤纂：《粵西詞見》，詳下注），謂未能參與龍繼棟等人之遊賞活動，故作詞以和，與王鵬運詞題所言正合，由詞中「驕陽炙地」云云觀之，亦合乎六月盛夏之描寫，甚有可能即是同一事。然而王詞謂遊南泡子及天甯寺，韋詞卻謂遊西泡子兼訪覺生寺，是原先所約如此而實際遊覽時改了地點，或是另有一次，韋氏同樣未能隨行，當俟他日再考。

¹⁷ 見況周頤纂：《粵西詞見·卷二》，收入《叢書集成續編·文學類 205》（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頁808-809；又見《粵西詞載》，頁534-536。

〈前調〉

苦雨

瀟瀟欲晦，絲絲如織，釀做朝朝暮暮。玉樓人怯嫩寒添，卻不道、鋤耕正苦。杜陵有客，羈棲茅屋，屋漏曾無乾處。萬間廣廈兀撐腸，剩愁詠、長安今雨。

二詞皆是上片寫春雨，下片寫秋雨。前首上片「御溝水活，天街酥潤，一洗軟紅塵土」、「有多少、人家春樹」云云，是春雨無疑；下片「芭蕉葉上，梧桐樹底，都是耐人聽處」，卻與詩詞曲中秋雨梧桐之景象相合¹⁸，而「早沁卻、秋心幾許」，乃化用吳文英〈唐多令〉「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詞意，所寫亦為秋天。次首上片「絲絲如織」、「嫩寒添」，應是寫春雨；下片用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之典故，乃寫秋雨。二詞皆分寫春秋之雨，不能見出寫作之時序。《王龍》所收王氏三首詞作，〈憶少年〉下片云：「記得年時江上路。繫扁舟、荻花深處。潮迴風乍緊，戰繁聲如訴。」雖是秋天景色，卻是回憶往事，亦無法斷定創作的季節。由於「分詠」之準則並非嚴訂，所詠者為「雨」，則春令、秋令共詠，固無不可，單詠時雨，亦屬自然。故推定王鵬運於覓句堂分詠雨詞之時間，其關鍵，乃在於《王龍》中另二首詞作，即上引之〈臨江僊・待雨〉與〈踏莎行・苦雨〉。

按：〈臨江僊・待雨〉一首，上片云「乳燕急歸巢」，下片云「貯春醪」，其描寫春天，粲然可見；〈踏莎行・苦雨〉一首，由「差強人意碧琅玕，數枝新向花間種」及其他描述來看，亦當是春天。然則《四袖》第三首之〈憶少年〉，雖未能由詞作本身斷其時序，透過同時創作之〈臨江僊〉及〈踏莎行〉，卻可得知其時序為春。此種推斷，與《四袖》第一首〈點絳脣〉云「雨雨風風，攪得春如醉。春如醉。柳眠花睡。那管人憔悴」，第二首〈滿江紅〉云「春波蘸碧。寒食清明都已過」，以及作於「六月」之第四、第五首，節候正可前後相續。換言之，此三十七首詞，應都作於光緒六年初春至七年深秋前後。

¹⁸ 白居易〈琵琶行〉：「秋雨梧桐葉落時。」李煜〈相見歡〉：「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溫庭筠〈更漏子〉：「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李清照〈聲聲慢〉：「梧桐更兼細雨。」徐再思〈雙調水仙子・夜雨〉：「一聲梧桐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

三、《梁苑集》

《梁苑集》有二。《稿梁》字跡潦草，塗改甚多，乃草稿性質；有詩三十首，詞二十九首，文二篇。首頁二詩抄於較素淡之格紙上¹⁹，未知是否王氏所作。次頁起則為花箋，其後並有嚴九能先生畫扇齋秋怨詞十首²⁰及書信二通，一為曹元忠致朱祖謀信札，另一疑為沈曾植致王鵬運之小札²¹。《四梁》卻有詞六十五首，不收詩、文。《稿梁》之二十九首詞中有七首不見於《四梁》，故二書重出者僅二十二首。

就重複部分作比較，二者順序全同，然而《四梁》並未記載撰作時間，《稿梁》則於封面題曰：「癸未、甲申間作，半塘居士訂于都門質廡之四印齋。」明謂諸詞作於光緒九年至十年（1883-1884）。且《稿梁》諸首詞題中自記作年者有三首：其一為題朱仙鎮岳廟之〈滿江紅〉（夢裏曾遊）（《稿梁》001），作於光緒九年癸未（1883）；其二為〈鷓鴣天〉（寒食郊原淑氣新）（《稿梁》019），注明「甲申寒食」；其三為題《月底修簫譜》之〈祝英臺近〉（停清尊）（《稿梁》028），作於「光緒甲申中秋」，甲申即光緒十年（1884）。故三者記年，悉與封面所題相合。按：《梁苑集》為王氏客居開封所作之詩詞集。開封古稱大梁，漢文帝時梁孝王築兔園（亦稱梁園或梁苑），文人才士流連歌詠之盛況千古傳誦，故後世亦以梁園代稱開封²²，王氏命名此集為「梁苑集」，即取此義。《稿梁》第一首云：

〈滿江紅〉

朱仙鎮岳廟題廟 有序

¹⁹ 此二詩抄錄之格紙與其後各頁花箋不同，且第一首（玉宇秋澄婺宿明）第四句「譜出琴聲和鶴聲」，「譜」下云「一作彈」，「和」下云「一作譜」，若為王氏自作，當不至有此字眼，疑為後人抄錄王作，或是王氏抄錄他人作品，故此二詩是否為王氏所作，尚待查考。

²⁰ 嚴九能即嚴元照，秋怨詞十首分寫兩大頁，似非王鵬運筆跡，第一頁末尾有附注，云：「修能先生中年似頗有家庭之釁，往往形於筆墨間，惜未得全集讀之。書卷有香修印者，曾屢見記，是其親戚家侍婢，後相依於憂患中，故尤睠睠。」應出自王氏。

²¹ 此札云：「愛蒼來此，明早即行，請公到舟中一談，以破岑寂。弟先往彼奉候，此請半塘先生晡安。期植頓首。十二日。」後注云：「雨夕正可夜談，公諒亦樂此。」此「植」似為沈曾植，仍俟考。

²² 如李白〈書情題蔡舍人雄〉「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即以梁園代指開封。

夢裏曾遊，瞻拜處、懷然如昨。尚仿佛、雲車風高，精誠潛格。遺廟不隨陵谷變，精忠猶壯河山色。撫庭柯、遺恨未全銷，南枝柏。昂藏志，風塵客。抬望眼，傷寥邈。倚長空孤劍，鏽斑塵駁。滾滾興亡嗟往事，紛紛和戰無長策。試悲歌、一曲滿江紅，絃應折。

光緒壬午秋日旅宿朱仙，有神遊祠廟之異，明年再經祠下²³，敬一瞻拜，棟雲庭樹，不啻重來，爲生平夢境之最真者。道光辛丑河決開封，時間鎮皆淪巨浸，唯岳廟及東鄰漢關莊繆侯祠輪奐巍然，至今無恙，亦神矣哉。

據詞後題記，此詞是光緒九年癸未(1883)路經朱仙鎮參拜岳廟時所作。朱仙鎮在開封之南，王氏於是年至開封探視仲兄王維翰²⁴，隔年始返。龍沐勛〈清季四大詞人〉曾述及王鵬運省兄之事，云：

以癸未冬，省兄於大梁，越歲，乃返都。(據端木埭〈詞序〉)²⁵

然據《稿梁》諸詞內容觀之，王氏至開封實在秋季，至隔年秋季始離去。按：《稿梁》第二首〈三姝媚·獨遊城東廢寺〉云：

浮屠空外現。聽金鈴搖風，似傳淒怨。礎廢苔荒，想當時曾是，奩璫輪璨。

²³ 此句原作「癸未北上」。

²⁴ 關於赴河南省兄一事，各家說法不同。劉映華〈王鵬運年譜〉於光緒九年下云：「冬，省兄于大梁，時兄維翰任中州糧鹽道。」並稱其為「鵬運長兄維翰」。見《廣西文史》，2004年第1期，頁75。馬興榮〈王鵬運年譜〉(上)則云：「兄維翰，字仲培，同治十三年(1874)進士，官至河南中州糧鹽道。」又於同治十三年下云：「仲兄維翰中進士。」是以維翰為仲兄。見《詞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6輯，頁267、273。按：端木埭〈甘肅安肅兵備道調補廣東惠潮嘉兵備道臨桂王公神道碑銘〉云：「子五：長維翰，同治甲戌進士，官戶部郎中；以陵功推恩擢道員，分發河南，加按察使銜。次鵬海，報捐知縣，分發江西。次鵬運……。」見繆荃孫編：《續碑傳集》，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卷38，頁8b。劉映華據此以維翰為長，固非無據；然而王鵬運光緒十一年寄予唐景崧之長信中，曾提及赴開封事，云：「前年在汴，仲培家兄以其第三子名瑞周者為運嗣，……仲兄居汴，伯兄居江西，宦況平平，倘能自給。」見唐景崧：《請纓日記》，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10，頁15b-16a。據此，則維翰字仲培，乃其仲兄。二說既有出入，自應以王鵬運自言者為準，故宜從馬說。唯是王氏有〈喜遷鶯〉(楚天凝望)一詞，題云：「叔兄柏銘服官江右，頃來書謂于役匡番間，日與水光山色為緣。此往日舟車舊遊地也，撫今思昔，悵觸無端，倚此以寄。」則王氏又另有三兄，與〈神道碑〉之說牴牾，究竟如何，當俟考。

²⁵ 見龍沐勛：〈清季四大詞人〉，《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438。

月遂霜鐘，幾度市朝輕換²⁶。事往愁新，對此茫茫，賦情都倦。休問曇雲真幻。試爲訪夷門，信陵游宴。古道碑殘，省縣華惟剩，斜陽一片。莫更憑高，空悵望、黃河天遠。賴有忘情葭葦，依依弄晚。

詞題「獨遊城東廢寺」上，原稿插入「客居大梁」四字，後又刪去；且由詞中「試爲訪夷門，信陵游宴……賴有忘情葭葦，依依弄晚」看來，已是抵達開封以後事，而時令乃是秋季。至第二十八首題朱鉉《月底修簫譜》之〈祝英臺近〉（停清尊），詞後有王氏注語云：

光緒甲申中秋題奉箭九年丈先生，即請正拍。倚裝促匆，聲譜荒唐，詞中所述，則皆先生撰著也。

所謂「倚裝促匆，聲譜荒唐」，蓋因將離別開封²⁷。故王氏開封之旅，由光緒九年秋至光緒十年秋，十月即復入都。此集首尾俱全，亦從而可見。

王鵬運至開封居住一年，是因其時正丁父憂。光緒七年（1881）十二月二十日，王鵬運之父王必達卒於任上²⁸，王氏返鄉奔喪。《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王氏履歷下云：「八年正月丁憂，十年十月服滿。」²⁹王氏先回鄉處理喪葬大事，隔年即到開封省兄，想必也有散心之意。此書所記，即客居開封之所見所感。

《稿梁》自第二首〈三姝媚〉（浮屠空外現）以下諸詞，與《四梁》第一首以下相同，而《稿梁》第一首〈滿江紅·朱仙鎮岳廟題廟〉（夢裏曾遊），則未收入《四梁》。然由此首後記，可知王氏之路經朱仙鎮，乃因赴開封探親之故，該詞既作於光緒癸未，實為瞭解以下諸詞寫作年代之關鍵。《四梁》不錄此首，致線索盡失，諸詞寫作之先後遂混沌不明。

《稿梁》二十九首詞，其內容可大別為三：一是遊覽勝跡，弔古興懷。開封又

²⁶ 《四梁》001作「經幾度、市朝輕換」，《稿梁》蓋脫「經」字。

²⁷ 第二十九首〈大江東去〉「書節烈高淑人傳後」一首，由內文無從判斷其時序，但仍作於開封則可肯定。

²⁸ 端木埰〈甘肅安肅兵備道調補廣東惠潮嘉兵備道臨桂王公神道碑銘〉云：「七年冬，移廣東惠潮嘉道，……顧自宰建昌以後，垂三十年，所值多盤錯，急公愛民，不暇自攝養，受病已深，官事仔肩，以志帥氣，未嘗告勞，及稍弛易，遂不支，十二月二十日行抵平涼，微疾遽卒。嗚呼！其諸以死勤事者矣。」見繆荃孫編：《續碑傳集》，卷38，頁9a。

²⁹ 見秦國經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6冊，頁123上。

稱汴梁、汴京，乃是七朝故都；鄰近之洛陽，更是十三朝故都，古跡不可勝數。王氏客居開封，自當登覽憑弔，以發思古之幽情。二是與友朋交遊酬唱，其中不少是到開封以後新結識的朋友。三為對故園故人之懷想。王氏客居異地，正值守喪期間，親人遽逝，仕途受挫，自不免感慨系之。茲論述如下：

（一）弔古興懷之作

此類作品主要寫開封，亦兼及附近之洛陽等地，蓋為就近遊覽古跡，其中以夷門敘寫最多。夷門是戰國時魏國都城大梁的東門，故址在今河南開封城內東北夷山之上。《史記·魏公子列傳》所記侯生與信陵君交往之事膾炙人口，王氏既到開封，必然至此憑弔。上引〈三姝媚·獨遊城東廢寺〉，即因至城東而懷想守東門之侯生及其與信陵君間遇合之事。〈浣溪沙〉開篇所云「珠履三千說信陵。秋光慘淡古夷門」（《四梁》006，《稿梁》007），亦是同樣杼機之作。

〈浣溪沙〉（汴水微茫繞郭流）（《四梁》002，《稿梁》003）一詞寫汴水。汴水亦稱汴河，古稱鴻溝，是著名之古運河，主要流經開封境內。隋煬帝曾廣為開拓，河寬四十步，綿延千餘里，兩旁遍植垂柳，即有名之「隋堤」，或稱「汴堤」，白居易〈隋堤柳〉「西自黃河東至淮，綠蔭一千三百里」之景象，至今深植人心。然自宋以後，汴水即逐漸湮廢。「汴水微茫繞郭流，客蹤聊寄古城幽。閒庭蕭寂不成秋」云云，呈現說不盡之荒寒景象。

〈浣溪沙〉（舊日梁王尚有臺）（《四梁》007，《稿梁》008）一詞乃懷梁孝王梁園之作，該園方圓達三百餘里，故址即今開封市郊東南古吹臺遺址。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當時文人名士出入梁園，吟賞酬唱，司馬相如、鄒陽等皆為座上客，為文學史上傳誦久遠之盛事。枚乘、李白、杜甫等均有詩賦記其盛況。「拚將名勝委蒿萊」、「風流千古枉憐才」二句，道盡名園傾圮，才人亦如過眼雲煙之無奈。

〈浣溪沙〉（圖畫清明記上河）（《四梁》008，《稿梁》009）緬懷宣和盛世。「圖畫清明記上河。輝煌金碧費描樞。百年文物宋宣和」云云，藉知名的〈清明上河圖〉，概括宋徽宗時代汴京曾有之繁華景象。其時寺廟林立，相國寺、開寶寺、繁塔、鐵塔等馳名天下，然而眼前卻是「古寺零星堆骨董，浮屠溜雨臥頭陀」，物換星移、人事全非之感，躍然紙上。

在開封之東，乃歷史名都洛陽，此亦王氏所必遊，《梁苑集》中有三首〈浣溪沙〉與洛陽有關：

擁鼻孤吟不自支。吳霜潛向鏡中³⁰滋。冷愁閒病已多時。 顚顚危弦空倚柱，
 栖皇獨繭自縈絲。此情除是夜燈知。（《四梁》003，《稿梁》004）
 未賦登樓已不堪。遼空孤雁更驚寒。思量無計脫征衫。 鎖恨難尋雙屈戌，
 盟香還憶舊闌干。經時留滯尚周南。（《四梁》005，《稿梁》006）
 浪蕊浮花競弄姿。洛陽芳訊漸衰遲。晚秋爭似早春時。 蓬島不來青鳥使，
 斷橋誰識子規啼。等閒蜂蝶耐相思。（《四梁》011，《稿梁》012）

極寫羈旅異鄉之感慨。「周南」即是洛陽³¹，「擁鼻孤吟」指謝安。史稱謝安能作洛下書生吟，因其少有鼻疾，掩鼻而吟，反有特別韻味。第一首由洛陽而憶及祖籍河南³²又能作掩鼻吟詩之謝安，蓋因王鵬運亦有鼻病。同是鼻疾，謝安反得美名，王氏卻因此遭致嫌憎³³。此年王鵬運已三十五歲，屢試不第，功名未就，況又丁憂回籍，前程未卜，以軍功顯赫之謝安對照自身處境，自是感慨萬千。

另有〈浣溪沙〉（往事宣房憶塞河）（《四梁》010，《稿梁》011）一首，詞中云：「往事宣房憶塞河。勞勞瓠子勸聞歌。至今陳迹未消磨。」乃是遊宣房宮故址，緬想當年負薪塞河之事。據《史記·河渠書》所載，西漢時黃河曾於瓠子決口，二十餘年均無法修復，漢武帝發卒數萬人，並親臨決口處，命群臣負薪以填，水患始平。其後築宮其上，名為宣房宮³⁴。其故址即在今河南省濮陽市。

（二）友朋酬應之作

《梁苑集》中亦頗有酬贈之作，包括李文石、張孟則、管敬伯、朱鉉、噴園道

³⁰ 「鏡中」，《稿梁》作「鏡華」。

³¹ 《史記·太史公自序》：「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集解》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

³² 謝安祖籍陳郡陽夏（今中國河南省太康）。

³³ 唐景崧《請纓日記》：「先大夫課讀其家者十年，幼遐尤為烏衣佳子弟也。惜有鼻病。然盲左腐遷，名雄千古，沉鼻也何害。將以此慰勵佑遐。」見卷10，頁16b。況周頤《蕙風詞話續編·卷二》亦云：「半塘有鼻病，致憎茲多口，然不足為直聲才名玷也。」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冊，頁4575。

³⁴ 《史記·河渠書第七》云：「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於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

人等，均為王氏於開封交往之友朋。

諸人中以寫予李文石者最多，共四首。〈金縷曲・贈李文石公子〉（塵世浮誕耳）（《稿梁》021）稱許李氏為「翩翩濁世佳公子」，〈金縷曲・和文石均〉（那得年長少）（《四梁》018，《稿梁》022）云「喜逢公子夷門道」，明謂李氏是至開封後始結識之新知。王鵬運曾於寫給唐景崧³⁵之信中對此人大加推介，云：

李子和先生公子文石，名葆恂，少年英俊，博雅能文，為近年新交中畏友，不可不告君知之。³⁶

可見其賞愛之深。另有〈綺羅香・紅螺山人屬題姬英墓誌〉（埋玉香深）（《四梁》020，《稿梁》024）及〈聲聲慢・紅螺山人屬題明湖秋泛圖，時客大梁〉（荷深□壁）（《稿梁》017）二首，「紅螺山人」亦即李文石。按：李氏〈明湖秋泛圖〉，曾請王鵬運題詞，亦請王氏另一友人黃紹箕³⁷題識。黃氏有〈題李文石太守明湖秋泛圖〉詩，云：

岱陰逶迤截濟瀆，骨走鵲華才一束。涌泉望海無由趨，萬斛珠璣落鼎腹。大明寺杳楸桐高，歷下亭存荷蓼馥。我侍輶傳三春風，坐臥湖濤飲山淥。晴嵐摩空起南障，時擢波心拾蒼玉。遠懷濟南名士多，于鱗胎上不可復。柳零一逐寒燕歸，憔悴煙條為君綠。紅螺公子昔妙年，天藻秀出乾嘉前。……³⁸

詩題為「李文石」，詩句作「紅螺公子」，可知二者同為一人，且知其為濟南人，時為太守。

³⁵ 唐景崧(1841-1903)，字維卿，亦作薇卿，號南注、南注生、請纓客，廣西灌陽人。同治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光緒八年法越事起，自請出關招致劉永福，中法戰爭時又率「景字軍」迎戰法軍，屢建戰功。後出任臺灣布政使司、臺灣巡撫。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民情激憤，唐景崧乃成立臺灣民主國並擔任總統。未幾，日軍攻臺，唐氏潛逃回國，臺灣民主國滅亡，唐氏亦以抗命見黜。趙爾巽等撰，啟功等點校：《清史稿·列傳二五〇》可參考，見頁12733-12736。施懿琳主編：《全臺詩》（臺南：臺灣文學館，2008年）第10冊輯錄其詩，見頁59-75。

³⁶ 見唐景崧：《請纓日記》，卷10，頁14b-15a。

³⁷ 黃紹箕(1854-1908)，字仲弢，浙江瑞安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以編修典試湖北。晉侍講，擢庶子。京師立大學堂，充總辦。究心東西邦學制，手訂章條。遷侍讀學士。歷充編書局、譯書局監督。出為湖北提學使。見《清史稿·列傳二三一》，頁12451。其政治主張與王鵬運接近，亦響應「強學會」之活動。黃氏又有〈題王幼霞秋窗憶遠圖〉（涼蟾窺戶天欲霜）詩，見其《鮮庵遺稿》，民國四年刊《永嘉詩人祠堂叢刻》，第9冊，頁14b。

³⁸ 見黃紹箕《鮮庵遺稿》，頁10a-11a。

《稿梁》中另有數首詩提及與當地文友聚會吟詠之樂，其中如〈十月九日黎獻臣招同楊子經傳蓮舟、裘賜秋、管敬伯、李文石集張孟則借園為展重陽之會，獻臣詩先成，依均奉和〉（倦客歇罷塵）、〈疊均答獻臣兼柬文石〉（勞生縛塵網）、〈次均獻臣、孟則和劉南卿廉訪感懷〉（倦客春懷淡似秋）等，俱是與李文石等人來往之記載。張孟則之「借園」擅山水木石之勝，王鵬運有〈借園奇石歌〉，云：「秋風慘淡吟懷孤，尋詩勝友相招呼。為言借園有奇景，三峰天外來蓬壺。一峰玉立青珊瑚，嵌空瓏玲百態俱。兩峰差小各有致，俯仰不啻花承拊。平泉未用嘅千一，皴雲題字良非誣。……」並於「平泉」二句下注云：「『平泉千一』，獻臣題石語。『皴雲』，文石題語。」猶可想見當年歡會景況之一斑。

王氏亦有詞贈張孟則及管敬伯。前者為〈一萼紅·題孟則南溪夜泛圖〉（泛著琴）（《四梁》015，《稿梁》016），詞中有「漫憑弔、樊樓燈火」句，樊樓亦在開封，乃北宋汴京七十二家酒樓之首，相傳宋徽宗常與名妓李師師在此相會。後者為〈金縷曲·疊均答敬伯〉（爽氣橫嵩少）（《四梁》019，《稿梁》023），《稿梁》此詞之後原有注語，後復刪除，云：

上段敬伯跨字為均所束，不能協律。下段第四均原用拓字借叶，敬伯改押鈞字；然借叶亦宋賢所時有，不為嫌也。

蓋與管敬伯商酌韻叶。此段注語為《四梁》所無，可謂彌足珍貴。

至如〈百字令·索陸紫英令寫移居圖〉（剡溪雲嶺）（《四梁》016，《稿梁》018）云：「一片金梁橋畔月，信美歎非吾土。……休恨浪逐萍移，關河黍夢，俛仰皆羈旅。……披圖惆悵，故園冷落桑榆。」金梁橋亦開封勝景，「信美歎非吾土」，則充滿漂泊之感。王氏甫喪親，又久客異地，加以秋暮淒寒，自更根觸萬端。〈踏莎行·題卮園聽秋山館圖〉（秋葉吟商）（《四梁》022，《稿梁》027）所謂「客懷容易是悲秋」，正可作為上首注腳。此詞句句皆有「秋」字，云：

秋葉吟商，秋花媚晚。閒庭蕭寂成秋苑。不知秋思落誰家，秋蛩何事頻淒惋。秋意迷離，秋光婉婉。秋心憔悴無人管。客懷容易是悲秋，怪君聽得秋聲慣。

《稿梁》詞後有注語云：

光緒甲申三月，噴園道人屬題〈聽秋山館圖〉，聞愁欲愁，奈何頻喚，其有合于噴園聽秋之旨與？否則非所能知也。調寄〈踏莎行〉。

細覈詞意，噴園主人於光緒十年甲申（1884）三月即請王氏題其所作〈聽秋山館

圖》，王氏遷延數月，經催促再三，始於秋季成篇。由其前後諸篇觀之，應作於中秋之前。

《稿梁》第二十八首為「題筭九《月底修簫譜》」之〈祝英臺近〉（停清尊），乃為朱鉉所作。朱鉉字震伯，諸生，善刻竹，尤善刻扇骨，撰有《月底修簫譜》二卷³⁹。此詞後有王氏識語，謂作於「光緒甲申中秋」，且謂「倚裝促匆」，蓋其時王氏將告別開封，已見上文所論。

另有〈浣溪沙〉（一卷新詞托辦香）（《四梁》009，《稿梁》010）一首，詞後自注「謂祥符周中丞《金梁夢月詞》」，則是對當地前輩詞人之揄揚。周之琦（1782-1862），字稚圭，河南祥符縣人，有《金梁夢月詞》二卷、《懷夢詞》二卷、《鴻雪詞》二卷、《退庵詞》一卷傳世，總名《心日齋詞》。祥符縣，其地正屬宋代之開封府。

（三）思鄉懷人之作

《梁苑集》中思鄉懷人之作不少，其中亦頗有自傷身世之感。王氏有〈水龍吟〉（銀箋偷譜秋聲）（《四梁》014，《稿梁》015）一首，乃是「自題大梁秋感詞後」，其下結作「萬里揚舲，十年磨劍，壯心漸已。祇長隄烟柳，興亡閱徧，黯斜陽裏。」而〈法曲獻仙音〉（黃葉聲乾）（《四梁》017，《稿梁》020）一首題云：「蒹葭媚晚，秋雲易陰。城隅散步，有莊、惠濠濮間意，相視而笑者希矣，弔古懷人。」過片云：「自消凝。向天涯、幾回飄泊，驚骨並花殘，夢隨烟暝。」⁴⁰又如〈高陽臺〉（靜裏秋清）（《四梁》021，《稿梁》026）題為「『夜長誰是幽人伴，唯有蛩聲與月明』，陸放翁句也。秋宵寂寞，以慢聲寫之」⁴¹，均是直抒懷抱、明說其傷感。實則此種失意之感，隨處即發，以下數首，俱是其例：

〈浣溪沙〉（畫裏家山嗟未真）（《四梁》004，《稿梁》005）一首，乃是客居開封追悼亡父之作。「畫裏家山嗟未真。年時誓墓負初心」、「鶴夢不離塘尾語，魚書誰寄隴頭雲」⁴²云云，有無邊傷感。王鵬運之父王必達，宦轍所至，王氏經常隨侍。王

³⁹ 葉銘、葉舟輯：《廣印人傳》云：「朱鉉字震伯，江都人。精隸書，印法完白，筆意生動，有士氣。負性傲兀，不屑屑隨讓翁後，又不願見達官殷賈，以是揚人不甚知之。」見宣統二年西泠印社刊本，卷3，頁4a-b。

⁴⁰ 「飄泊」，《稿梁》作「漂泊」；「骨並花殘」，《稿梁》作「骨竝花孱」。

⁴¹ 「寂寞」，《稿梁》作「岑寂」；「慢聲」，《稿梁》作「漫聲」。

⁴² 此兩句之下有王氏自注，云：「城東半塘尾邨，吾家先隴在焉。」

氏為官耿直盡忠，亦多得自庭訓影響⁴³。於時新遭大故，不得不離京，又客居異地，「年時誓墓負初心」正可見其心期。

如〈浣溪沙〉（史隱宣南夢未差）（《四梁》012，《稿梁》013）一首，下片云：「載酒料無今雨至，懷人空悵暮雲遮。隔河千里是京華。」充滿孤寂之感。而〈浣溪沙〉（愁裏天涯夢裏身）（《四梁》013，《稿梁》014）⁴⁴一首，「抱璞漫誇和氏璧，成風難遇郢人斤，不成消盡楚騷魂」云云，才人不遇之感，昭昭若揭。王氏在開封的時日，由光緒九年癸未秋至十年甲申秋，中間歷經一年，然而檢視稿本二十九首詞中，鮮少寫春、夏之作，率為傷秋悲秋之語，其心境可想而知。

綜上所述，《稿梁》諸詞，皆是王鵬運客居開封所作，且按寫作時間先後排序，由光緒九年秋至十年秋，此與該書封面自署「癸未、甲申間作」，正可相應。然而《四梁》卻有詞六十五首，扣除與稿本內容及順序均同之二十二首外，第二十三首以下，共四十三首詞，俱為稿本所無。

有別於前二十二首之不著撰作時間，第二十三首以下有多首都明載干支，由紀年及記事內容，可證其編集亦是依照時間先後為序。茲說明如下：

《四梁》第二十三首〈齊天樂〉（片飄吹入東華夢）題為「甲申十月，服闋入都，疇丈、瑟公、鶴老諸前輩，皆有喜晤之作。感舊述懷，倚此奉答」（《四梁》023，《薇袖》019）。王鵬運之父歿於光緒七年十二月，王氏守喪，至此服滿，重回京城，以下各首，均作於返京以後。第二十四首〈金縷曲·題槐廬飲馬長城圖〉（塞草青青裏）是遠寄龍繼棟之作，「君莫問、歲寒滋味」云云，亦可佐證寫於冬季。

第二十五首以下四首作於光緒十一年乙酉（1885）。〈鷓鴣天〉（日麗雲輝淑景新）題為「乙酉元日用白石老仙均」，第二十六首〈徵招〉（槐街芳事唐花過）題為「鶴老以正月向盡，水仙未花，倚聲速之。……」，第二十七首〈探芳信〉（正芳晝）題為「春光漸老，獨遊咫尺村，……」，此三詞均作於春季，由初春元日寫至春光遲暮。第二十八至三十一共四首〈齊天樂〉乃是「和疇丈四詠」之作，分別是「思竹」、

⁴³ 朱蔭龍〈王半塘先生世德記〉云：「王氏以功名起家，自必達始。半塘一生成就，亦得力庭訓為獨多。」又云：「半塘落落一生，耿直忠盡，……蓋幼時薰陶之深也。」見《朱蔭龍詩文選》（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年），頁180、182。按：朱氏謂王氏一生深受其父影響，固是；然謂王家功名起於王必達，則非。王家科第輩出，詳見端木埈〈甘肅安肅兵備道調補廣東惠潮嘉兵備道臨桂王公神道碑銘〉，繆荃孫編：《續碑傳集》，卷38，頁8a。

⁴⁴ 「夢裏身」，《稿梁》作「病裏身」。

「憶松」、「悼柳」、「見棗」；其中「卜居窮巷東西住」一首詞末記曰：「去冬抵都，疇丈贈詞自注……」，可知四首皆作於光緒十一年。

第三十二首〈齊天樂〉（虛堂夜氣寒生粟）題為「寒月」，第三十三首〈百字令〉（銅鈴六角）有「長信秋深宮漏永」等描述，均寫秋景。第三十四首〈百字令〉（軟紅如海）題為「索鄭椒農孝廉寫壽花坐雨圖」，乃因叢菊盛開，秋色無邊，而倩人圖畫，「葭葦千叢山半面」云云，亦可印證乃是秋天。由第三十五首已寫春，可知此三首仍是光緒十一年事。

第三十五首〈齊天樂〉（素心相對渾忘倦）題作「疇丈、瑟老、粹甫厲齋聯句」，其上片云：「簾影搖風，茶香浥綠，剝啄惟聞啼鳥。清陰漸好。算紅牘餘花，翠添新筱。宿雨初晴，滿階生意伴幽草。」暮春景象，躍然紙上。由於前此各首均寫秋，此首描寫春景，自是次年風物。第三十七首〈百字令〉（因循萬里）題為「七月九日立秋」，由立秋時間考知是年為光緒十二年（1886），正可為證。第三十六首〈綺羅香〉（雨斷雲流）作於二者之間，題作「和李芋亭舍人雨後見月」，主要在描寫月色之美，然由「萬家砧杵」看來，應較偏重寫秋。

第三十八首〈水調歌頭〉（三五正良夜）題為「八月十四夜柬薇生兄弟」⁴⁵，第三十九首〈摸魚子〉（愛新晴、遙天淨洗），題作「凍雨初晴，西山如畫，殊歎清遊之難必也」，「趁木末霜紅」云云，正是深秋時分。第四十首〈大江東去〉（玉梅花下）題為「坡公生日，祁子和⁴⁶年丈招集厲齋設祀，敬賦」，東坡生辰在十二月十九日。此三首前二者作於秋，後者作於冬，時間正相繼。

第四十一首〈慶清朝〉（杏酪初分）作於「丁亥展重三日」，則已進入光緒十三年（1887）。第四十四首〈憶舊遊〉（記開簾命酒）乃懷想覓句堂故友或謫遷或離世，

⁴⁵ 薇生即萬本敦。吳心穀：《歷代畫史彙傳補編》（臺北：啟文出版社，1960年）云：「萬本敦，字薇生，江西德化人，尚書青藜子，工山水。」見卷4，頁16a。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有光緒十八年補四川司漢員外郎咨、光緒二十四年九月補山東司漢員外郎咨，故宮軍機處檔則有光緒二十九年一月七日許應騷具奏為福建泉州府知府萬本敦在任病故請開缺摺件，可資參考。其兄弟萬本敷，光緒八年籤分刑部山東司員外郎，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27冊，頁523下、524上、525上。

⁴⁶ 祁子和疑即祁世長。祁世長（1825-1892）為祁雋藻之子，字子禾，山西壽陽人，咸豐十年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卒諡文恪。見《清史稿·列傳一七二》，頁11679。其事蹟又見故宮所藏清史館傳稿7914號、清國史館傳包1576-2號。

提及「伯謙、子石先後歸道山」。伯謙即韋業祥，為同治四年(1865)進士，歷任庶吉士、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於光緒八年卒於河間府知府任上⁴⁷。子石即謝元麒，卒於光緒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⁴⁸，知此詞之作不能早於是年秋間。第四十五首〈揚州慢〉(天末程遠)詞牌下注曰：「以下十三首擬白石自製曲。」第四十六首〈長亭怨慢〉(自湖上、吹簫人去)題為「白石道人自製曲一卷，高亢清空，聲出金石。丁亥秋日，約同疇丈、鶴公、瑟老，依調和之，他日詞成，都為一集，命曰《城南拜石詞》。……」，第五十七首〈湘月〉(冷官趣別)題為「丁亥秋分之夕，疇丈招飲竹平安室，鶴公、瑟老皆即席有作，余賦〈念奴嬌〉兩指聲以侑」，詞末注「右擬白石道人自製曲，依本集次第為序，……」，可知第四十五至第五十七共十三首詞，均作於光緒十三年秋。

第五十八首〈百字令〉(天乎難問)，詞題有「秋燈夜雨，歎逝傷離」之語；第五十九首〈賀新涼〉(寂寞閉門閑)詞題有「霜露既至，雲物皆秋」語；第六十首〈齊天樂〉(西風自入姜郎筆)詞題為「蟋蟀和疇丈」，詞中有「醉不成歡，愁無可解，一穗秋燈青處」句；第六十一首〈金縷曲〉(問訊南湖柳)詞題為「和薛小雲前輩南湖秋宴詞」，詞中有「料依依、半灣秋老，風裳非舊」句；故知此四首亦作於秋季。第六十二首〈扁舟尋舊約〉(霽月烘窗)題為「丁亥十月十日，瑟老邀同疇丈、鶴公下直小飲聯句。……」，第六十三首〈步月〉(寶鏡開簾)題為「十月望日同疇丈、鶴老四印齋看月聯句」，與前首之作僅隔數日。第六十五首〈百字令〉(心香炳處)題為「同人集厲齋拜坡公生日，即餞瑟老出守南甯」，則是寫於十二月十九日。瑟老即彭鑾。彭氏於光緒十四年戊子初春出都(詳見下文)，故知以上各首均作於十三年。

綜上所述，可知第二十三首以下皆為入都後所作。此期間之詞作中，記載幾件關乎友朋離合悲歡的大事：可悲者包括龍繼棟的流放、唐景崧的遠宦、謝子石的亡故及彭鑾的出都，可喜者則是與諸友盡和白石自製曲。茲分別論述如下：

⁴⁷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軍機處檔摺件，有署理直隸總督兩廣總督張樹聲光緒八年(1882)七月十三日奏聞河間守韋業祥病故之奏摺，見124400號。

⁴⁸ 據劉映華〈王鵬運年譜〉。該文於光緒十三年下云：「謝元麒(子石)於七月廿一日歿於京都，扶柩南歸。」見《廣西文史》，2004年第2期，頁54。

1. 覓句堂故友之星散

王氏光緒八年初離開京師，至光緒十年回朝，老友重逢，自有說不出的喜樂。〈齊天樂〉（片飄吹入東華夢）詞題云：「甲申十月，服闋入都，疇丈、瑟公、鶴老諸前輩，皆有喜晤之作，感舊述懷，倚此奉答。」疇丈即端木埰⁴⁹，瑟公即彭鑾，鶴老指許玉瑒⁵⁰。然而眾多老友中，獨不見昔日常相過從的龍繼棟，蓋因其時龍氏已遭流放。按：龍繼棟（1845-1900），字松琴，號槐廬，是桂林狀元龍啟瑞之子，同治元年（1862）舉人，光緒年間任戶部主事，因雲南省軍費報銷案而遭革職流放。《清史稿·德宗本紀》云：

（光緒九年）五月……先是，御史陳啓泰奏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攬雲南報銷，御史洪良品、給事中鄧承修以事涉樞臣景廉、王文韶，相繼論劾。先後命惇親王、閻敬銘、潘祖蔭、張之萬、麟書、翁同龢、薛允升會同察辦。至是覆陳，瑞清等罪如律，戶部尚書景廉，前侍郎王文韶、奎潤，前尚書董恂，與前雲貴總督劉長佑俱鐫三級，餘處罰有差。⁵¹

此案涉及戶部多年積弊，故牽連甚廣。戶部尚書景廉、侍郎王文韶、雲貴總督劉長佑均被降級，戶部雲南司主事孫家穆、太常寺卿周瑞清均革職賠贓，連光緒皇帝的師傅工部侍郎翁同龢都受到處分。龍繼棟時任戶部主事，加上雲貴總督劉長佑即其岳父，故亦遭革職流放，其後雖放還，然仕途偃蹇，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元月卒。袁昶〈前戶部候補主事龍君墓誌銘〉云：

光緒庚辰，雲南報銷獄起。君以婦翁劉武慎公督滇故，屬為料理吏環。軍機章京周瑞清，君邑子也，戶部郎中孫家穆，官同曹，兩人受滇員賄，為言官所彈，下獄對簿，詞牽連及君，逮繫白雲司六閱月，獄具遣戍軍臺。武慎中興賢疆吏，有清名，坐失察所遣滇員交通請託，削職歸，而君亦坐此坎壈終

⁴⁹ 端木埰，字子疇，江寧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優貢，官至內閣侍讀。工書法、擅詩詞。性狷介兀傲、不隨流俗。有《宋詞賞心錄》、《賦源》等傳世。

⁵⁰ 許玉瑒，初名廣颺，字起上，號鶴巢，吳縣人。同治甲子舉人，歷官刑部郎中。有《詩契齋詩鈔》。見徐世昌輯：《晚晴移詩匯》（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卷161，頁28b-30a。

⁵¹ 見《清史稿·德宗本紀》，頁874-875。

其身，命也夫！⁵²

記龍繼棟被刑事甚詳，唯謂雲南報銷之禍起於光緒庚辰，則未合事實。庚辰為光緒六年，上文考訂《四袖》所記乃光緒六、七年間事，有甚多王氏與龍繼棟等人聯袂訪勝、杯酒論文之作，如〈聲聲慢〉（尋芳策短），題為「同伯謙、槐廬坐蒹葭移，移在野鳧潭上，俗呼龍爪槐，以樹名也」⁵³，即作於光緒七年，渾無禍殃將至之跡，〈龍君墓誌銘〉恐誤記⁵⁴。有關流放之時間，唐景崧《請纓日記》於光緒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記云：「閱邸抄，知龍松琴因雲南報銷案解任候質，心甚憮然。」⁵⁵八年十一月底既已解任候質，離京料必不會太久。《四梁》於「甲申入都」之〈齊天樂〉一首後緊接著即為〈金縷曲·題槐廬飲馬長城圖〉⁵⁶，乃懷念龍氏之作：

塞草青青裏。問先生、短衣匹馬，胡爲至此。萬里投荒休歎咤，自昔妒才成例。休再遣、浮名相累。絕漠寒多禁得否，守心魂、努力千秋計。未用灑，窮途淚。頻年我亦傷顛顚。自別來飄零南北，輪蹄都敝。骯髒京塵重踏處，無復墜歡能理。君莫問、歲寒滋味。側耳秋笳關塞迥，祇新詞、我愧輪彈指。（用吳漢槎、顧梁汾事）生馬角，有期耳。（《四梁》024）

詞中對老友萬里投荒、身處絕漠極為不捨，亦對自己未能施以援手感到內疚。詞後復題三絕，有「長城飲馬幾經春，未遣金雞放逐臣」之語。其前一首之〈齊天樂〉

⁵² 見汪兆鏞纂輯：《碑傳集三編》，收入《中國名人傳記叢編之一》（香港：大東圖書公司，1978年），卷12，頁674-675。按：此誌作者原署名繆荃孫，誌末有繆荃孫附識云：「庚子四月，得袁太常同年手書，附寄龍主事松岑墓志，屬交其子述祖。予因其事蹟有謫誤處，覆書速君改易，而五月京師變起，七月太常為權臣所害，志艸尚在予篋，謹為刪改交龍公子上石，庶不負良友之意云。」故知此文原稿為袁氏所作，繆荃孫發現其中有誤記之處，擬請其改易，卻因庚子事變，袁氏遭難，遂由繆氏「謹為刪改」而成。然則此文作者當署名袁氏。袁太常即袁昶，字爽秋，桐廬人，光緒二年進士，博通掌故，亦覓句堂中常客。歷任江寧布政使、光祿寺卿、太常寺卿。庚子事變中被禍，追諡忠節。見《清史稿·列傳二五三》，頁12761-12763。

⁵³ 此詞四本《袖墨》均錄，見《四袖》027、《薇袖》010、《乙袖》017、《稿袖》007。

⁵⁴ 繆荃孫雖據袁文「謹為刪改」，然有所誤記，亦屬難免。

⁵⁵ 見唐景崧：《請纓日記》，卷10，頁16a。

⁵⁶ 唐景崧《請纓日記》謂光緒十一年九月十七日接到王鵬運由京師所寄書，云：「松琴緘札時通，月二三次，襟抱似尚寬闊。……前有書來，約運共為小詞，奉題執事〈請纓圖〉，渠亦有〈長城飲馬圖〉，擬求大筆。嗟乎！同是圖也，其境地相去為何如耶？又豈當年覓句堂促膝時所能逆睹者耶！」見卷10，頁15a。可見此圖乃是龍氏出塞後所畫，蓋自況也。

（片飄吹入東華夢），作於光緒十年十月，其後一首已是〈鷓鴣天・乙酉元日用白石老仙均〉（日麗雲輝淑景新），可見〈金縷曲〉必寫於光緒十年底初入都時，而謂「長城飲馬幾經春」，亦可佐證龍繼棟最遲光緒九年春已在塞外。另據袁昶所撰墓誌，龍氏曾繫獄六閱月，則事發在光緒八年。

覓句堂唱和觴詠是王氏與友朋溫馨美好的共同回憶。唐景崧曾記其時聚會諸人，云：

松琴爲道光辛丑殿撰、江西布政使翰臣先生之子，一字槐廬，壬戌舉人，高雅好學，工篆籀詩詞，在京師有覓句堂，余與韋伯謙、王佑遐、侯東洲、謝子石時造廬，爲文字飲。伯謙同登乙丑會榜，官翰林，視學貴州，旋任河間府知府，少年美才，惜早卒。佑遐以舉人官內閣侍讀，工詞，好金石文字，儲書畫甚富。東洲以舉人官江蘇知縣，脫略不俗。子石由舉人官中書，充軍機章京，工繪事，水墨具五采。是皆桂林之秀，而咸好之尤。此外則浙江袁硯秋、安徽俞潞生、山西王粹甫、順天白子和，亦時與會。硯秋強記，工詩文，子和伉爽無欺，皆佳士也。回望京華，不料余今日獨爲海客。⁵⁷

黃華表《廣西文獻概述》亦指出覓句堂文會對晚清詞學之發展，影響殊深：

覓句堂者，爲當日京師文友之組織，雖有一二外省人，如袁昶、硯秋者，實則廣西人佔最大多數。如唐景崧、維卿及其弟景崇春、龍繼棟、槐廬、韋業祥、伯謙、謝子石及王鵬運、半塘，均爲覓句堂之重要人物。覓句堂不盡爲詞學，第以廣西詞家蘇桐谷、龍翰臣、王定甫均先後留官京師，文酒宴會，多以詞學提倡後進。光緒初元，三先生雖前後殞謝，流風餘韻，尚有存者。況槐廬、伯謙秉承翰臣先生之家學；半塘之尊人質夫，又爲定甫先生之猶子，半塘之母夫人，又爲定甫先生之甥，因又當歛聞定甫先生詞學之緒論。以是覓句堂雖不專於詞，而於詞則爲最長。厥後廣西詞派領導晚清詞壇，與浙常二派三分鼎足，考其淵源，固覓句堂有以啓之。廣西詞派雖托始於覓句堂，實成於王鵬運、況周頤；王鵬運首創之，況周頤年輩差後，得半塘而後益專益精。⁵⁸

可惜龍繼棟遭流放後，前塵往事，已成泡影。王鵬運光緒十一年曾有信札寄唐景

⁵⁷ 見唐景崧：《讀繆日記》，卷10，頁16a-b。

⁵⁸ 見《廣西建設研究》第4號第5期，此據劉映華〈王鵬運年譜〉轉引，見《廣西文史》，2004年第1期，頁74。

崧，云：

運自客冬入都，閉門息影，遊樂全非，迴首舊歡，了不可續。不敢謂長安城裏，絕少名賢，祇以憂患之餘，神形都索，即閑一展卷，亦不知於意云何？意興如斯，尚敢於酒國詩城，少爲馳騁耶？⁵⁹

蓋此期間歷經人事變遷，充滿滄桑之感。孰料數年之間，連堂中故友，亦零落星散。王鵬運有〈憶舊遊〉一首記其事，歷數諸友遭遇，蘊含說不盡之傷感：

〈憶舊遊〉（《四梁》044，《薇袖》031）

曩與薇卿、伯謙諸君聯吟於槐廬之覓句堂，曾倩子石作圖紀盛致樂也。今則槐廬謫居，薇卿遠宦，伯謙、子石先後歸道山，所謂覓句堂者，已并入貴人邸第矣。門巷重經，琴樽已杳，賦寄薇卿、槐廬，想同此懷抱也。

記開簾命酒，刻燭含毫，擷笛梅邊。多少清遊興，只袖中詩卷，省識華年。問訊夕陽門巷，花木已平泉。料海燕重來，定同遼鶴，惆悵風前。流連。繫懷處，是幾輩鱗潛，幾輩雲騫。漫說升沉事，念山邱華屋，顧影淒然。零落醉吟商曲，風葉亂秋烟。待付與紅牙，聲聲怨抑哀暮蟬。

「槐廬謫居，薇卿遠宦，伯謙、子石先後歸道山」四句，道盡世事之變幻莫測。槐廬即龍繼棟，其遠戍軍臺事，已詳上文。薇卿即唐景崧，為廣西灌陽縣人，與王鵬運非但有同鄉之誼，其父唐懋功且曾為王氏兄弟諸人之家庭教師，兩家情誼深厚⁶⁰。

「薇卿遠宦」云云，蓋指唐景崧派駐臺灣事。唐氏被任命為福建臺灣道兼按察使，事在光緒十一年十月⁶¹，距王氏撰寫此詞，已近二年。韋業祥為龍繼棟之中表，光緒八年即卒於河間府任上。子石即謝元麒，擅丹青⁶²，卒於光緒十三年七月，王氏為撰〈百字令〉，題為「子石一病不起，軟紅塵裏，知音頓稀。秋燈夜雨，歎逝傷離，正昔人所謂長歌之哀，過於痛哭者」，詞云：

天乎難問，歎知音已矣，素絃彈折。不信故山，雞黍約、空對畫圖淒絕。翫

⁵⁹ 見唐景崧：《請纓日記》，卷10，頁14b。按：此信於九月十七日收到，寫作日期必在其前。

⁶⁰ 唐景崧《請纓日記》云：「余髫年聘王氏，為佑遐胞叔祖之女，未娶而夭。王氏在桂林曰燕懷堂，科第輩出。先大夫課讀其家者十年，幼遐尤為烏衣佳子弟也。」見卷10，頁16a-b。是王、唐二家且曾有婚姻之約。

⁶¹ 唐氏於光緒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奉旨補授福建臺灣道兼按察使銜，詳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5冊，頁398下。

⁶² 《粵西先哲書畫集·序》云：「謝元麒，字子石，廣西桂林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山水秀韻，宗法四王，花竹禽蟲，傅色豔麗，宗法惲壽平、蔣廷錫兩家。」

髯儒冠，飄零詩卷，身後名誰屬。醉魂安在，遼天鶴唳幽咽。不論成佛生天，填匈熱血，定化萋宏碧。記得剪燈，深夜語、此別焉知非福。夜壑吟孤，黃壚夢醒，誰念泉臺寂。打窗風雨，秋聲似助蕭瑟。（子石嘗爲予畫〈桂山秋曉圖〉）（《四梁》058）

哀痛溢於言表。

2. 內閣僚友之出都

王鵬運在京師時，相與過從之友朋不外同鄉與同僚。同鄉包括龍繼棟、唐景崧、韋業祥、謝元麒等人，亦即是經常出入覓句堂者。甲申入都，韋業祥已逝、龍繼棟被逐，覓句堂亦已易主。一年後，唐景崧遠宦臺灣，不到二年，謝元麒卒。物換星移，覓句堂文會之樂，隨著人事變遷，頓成過眼雲煙。同僚包括端木采、彭鏗、許玉瑒等，諸人同官內閣，王氏且與端木采結鄰而居⁶³，公事之餘則尋章摘句、相與酬唱⁶⁴。彭鏗〈薇省同聲集敘錄〉曾描述諸人之交往，有「獨念掖垣載筆垂二十年，與諸君子視草看花，無三日不聚，暇則命駕，互相過酒壚僧寺，載酒分題，其樂何極。……」⁶⁵等語。《四印齋詞卷》中記載諸人觴詠之樂者，俯拾即是，如：

〈大江東去〉（熙豐而後）題云「嘉平十九日，招同端木子疇年丈暨粹甫、槐廬、伯謙、薇卿諸君子拜坡公生日，敬賦」。（《四袖》021）

〈齊天樂〉（人間水月尋常有）題云「疇丈出城南步月詞屬和，倚聲奉答。何地無月，何地無水竹，但少閒暇無事如吾兩人耳。味坡公言，彌覺增人悵惘」。（《四袖》025）

〈齊天樂〉（片驪吹入東華夢）題云「甲申十月，服闋入都，疇丈、瑟公、鶴老

⁶³ 王氏有〈齊天樂〉四首和端木采，其「悼柳」一首詞後小注云：「龍蛇之歲與疇丈結鄰，庭柳依依，嘗倩暘谷山人繪圖徵詠。自予南歸，屋主惑形家言，刈蘭當戶，竟摧為薪。……」見《四梁》030。

⁶⁴ 端木采〈碧瀣詞自敘〉云：「甲申以後，與彭瑟軒太守多同日值，今比部許君鶴巢、閣讀王君幼霞亦皆擅倚聲，賡和益多。」見《薇省同聲集》，頁7。

⁶⁵ 彭鏗〈薇省同聲集敘錄〉云：「鏗守邕州之明年，政暇，閒事吟弄，顧窮山密箐，無可是正，京華文譙，思之黯然。幸舊日吟侶端木子疇前輩、許鶴巢比部、王佑遐閣讀閒有書來，每貽近作，兼多見憶之什，所以慰離羣、聯舊歡，意至渥也。……獨念掖垣載筆垂二十年，與諸君子視草看花，無三日不聚，暇則命駕，互相過酒壚僧寺，載酒分題，其樂何極。……」見《薇省同聲集》，頁1-2。

諸前輩，皆有喜晤之作。感舊述懷，倚此奉答」。(《四梁》023)

〈徵招〉(槐街芳事唐花過)題云「鶴老以正月向盡，水仙未花，倚聲速之。疇丈、瑟公亦各以水仙新詞屬和，用白石自製黃鐘清角調奉答。几上寒香，正嫣然破萼也」。(《四梁》026)

〈齊天樂〉(素心相對渾忘倦)題云「疇丈、瑟老、粹甫厲齋聯句」。(《四梁》035)

〈買陂塘〉(認新居、瑣窗西畔)題云「疇丈新居，庭柳如繪，擬倩同人題詠為第二柳圖，蓋續曩日結鄰時事也。新柯舊植，撫景增懷，謬列王前，願繼高唱」。(《四梁》042)

〈長亭怨慢〉(自湖上、吹簫人去)題云「白石道人自製曲一卷，高亢清空，聲出金石。丁亥秋日，約同疇丈、鶴公、瑟老，依調和之，他日詞成，都為一集，命曰《城南拜石詞》。『城南』云者，用韓孟聯吟語也」。

(《四梁》046)

〈淡黃柳〉(疏櫺畫箔)題云「竹平安室稚柳，即所謂第二柳也。晴日上窗，瘦影如繪，疇丈以仙呂寫之，余賦正平調近一闕」。(《四梁》047)

〈角招〉(認襟袖)題云「九月廿四日，寒甚。疇丈、鶴公下直見過，釀飲酒家，即事成詠」。(《四梁》052)

〈湘月〉(冷官趣別)題云「丁亥秋分之夕，疇丈招飲竹平安室，鶴公、瑟老皆即席有作，余賦〈念奴嬌〉鬲指聲以侑」。(《四梁》057)

然而隨著彭鏗出守南寧，此種載酒分題、和韻酬答之樂漸不可得。王氏有與端木埰、彭鏗及許玉瑒聯句之〈扁舟尋舊約〉(霽月烘窗)詞，題為「丁亥十月十日，瑟老邀同疇丈、鶴公下直小飲聯句。逾月，瑟老出守，歡事漸稀矣」(《四梁》062)，「歡事漸稀」四字，不勝感慨。彭鏗出守，據詞題所述，為光緒十三年十一月；然端木埰〈碧瀣詞自敘〉言「戊子瑟軒出守南寧，諄屬同人無棄此樂」⁶⁶，卻謂在十四年戊子。按：《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中有光緒十三年彭鏗之履歷單，云：

彭鏗，現年五十五歲，係江西甯都州人，由拔貢生遵例報捐中書，同治五年三月到閣行走，十三年十二月補缺。光緒三年十二月玉牒告成，……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旨補授廣西南甯府知府。⁶⁷

⁶⁶ 見《薇省同聲集》，頁7。

⁶⁷ 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4冊，頁592下-593上。

可知朝廷於光緒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發布任令。然而王氏有〈百字令〉（心香炳處）一首，題為「同人集厲齋拜坡公生日，即餞瑟老出守南甯」（《四梁》065），東坡生日在十二月十九日，諸人猶為彭蠡餞行，則當時彭蠡尚在京師；而《中年》第一首〈百字令〉（華生銀海），題為「戊子正月十一日雪，同疇丈登觀音寺閣小飲，并示靜師」，第二首即是懷念彭蠡之作，詞云：

〈清平樂〉

觀光亭有懷瑟老

鳳城東畔。一掬春波暖。欲倩錦鱗書寄遠。潮隔相思江岸。蘆簾紙閣條然。黃壚醉倒年年。悵悵卧遊人去，峭風猶颺輕烟。

「一掬春波暖」乃春光尚淺之象，可見戊子春初彭蠡已遠在外地。然則，奉旨雖在光緒十三年冬，實際出都當在十四年正月，端木采之說可信。

3. 盡和白石自製曲之盛事

相對於上述生離死別之苦，知交吟詠之樂則令人回味無窮。在此四十三首詞中，除了尋常與友朋吟詠之樂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盡和白石自製曲一事。晚清四大家之詞學觀點，向來被視為常派餘緒，王鵬運與朱祖謀、鄭文焯等人之校勘夢窗詞，也是諸人重要詞學成就之一。然而透過《四印齋詞卷》，始知王氏早年雅好賡和白石詞。集中如〈長亭怨慢〉（乍吹起、秋心千疊），題為「……用石帚仙自製腔以寫懷抱」（《四袖》036），作於光緒七年；〈鷓鴣天·乙酉元日用白石老仙均〉（日麗雲輝淑景新）（《四梁》025，《薇袖》020）、〈徵招·鶴老以正月向盡，水仙未花，倚聲速之。疇丈、瑟公亦各以水仙新詞屬和，用白石自製黃鐘清角調奉答。……〉（槐街芳事唐花過）（《四梁》026，《薇袖》021）等則作於光緒十一年乙酉，至十三年丁亥，諸人竟發願盡和白石自製曲。彭蠡〈薇省同聲集敘錄〉對此事有詳細記載：

丁亥秋，相約盡和白石自製曲，疇丈一夕得五六解，佑遐性懶，詞不時成，罰以酒，又不能飲，突梯滑稽，每亂觴政，同人無如何，而樂即在其中。⁶⁸

當時觴詠之樂，猶可想像。不意《四印齋詞卷》中竟錄有王氏全部和作十三首，其第二首〈長亭怨慢〉（自湖上、吹簫人去）題云：

白石道人自製曲一卷，高亢清空，聲出金石。丁亥秋日，約同疇丈、鶴公、

⁶⁸ 見《薇省同聲集》，頁2。

瑟老依調和之，他日詞成，都爲一集，命曰《城南拜石詞》。「城南」云者，用韓孟聯吟語也。（《四梁》046、《薇袖》033、《乙袖》023）與彭鏗之說正可互證。觀此十三首詞所描述者全為秋天景致，亦與「丁亥秋日」相符。第一首〈揚州慢〉（天末程遙）題為「桂山秋曉，謝子石比部筆也。圖畫依然，故人長往，愴懷今昔，情見乎詞」（《四梁》045，〈薇袖〉032），在詞牌之下且有小字注明：「以下十三首擬白石自製曲。」其末首〈湘月〉（冷官趣別）題為「丁亥秋分之夕，疇丈招飲竹平安室，鶴公、瑟老皆即席有作，余賦〈念奴嬌〉鬲指聲以侑」（《四梁》057），詞後有識語云：

右擬白石道人自製曲，依本集次第爲序，外此如今曲之〈玉梅令〉等，慢曲之〈霓裳中序第一〉等各闕，皆有腔無詞，白石道人倚聲爲之者，不編入自製曲卷中，故未擬作。⁶⁹

非但盡和白石自製曲，且依《白石道人歌曲》中十三首之次第爲序，加上詞前詞後之識語，遂使此十三首詞成爲首尾俱全之組曲。除交代創作之時、地與因由外，透過上引彭鏗之說明，連創作場景亦恍如在目前。由此可窺見王氏治詞之歷程，饒具意義。其中數首雖見於《薇袖》及《乙袖》，然因未能全部收錄（末首〈湘月〉各書俱未載），無法見其全貌，而第一首〈揚州慢〉，《薇袖》雖然收錄，詞牌下「以下十三首擬白石自製曲」一句卻被刪去，故讀者難以得知此組詞作蘊含重大意義。

四、《中年聽雨詞》

《中年聽雨詞》錄詞二十七首，其中二十首與《薇袖》、《乙袖》及《稿袖》重出，另七首則爲本集所獨有。

第一首〈百字令〉（華生銀海）題為「戊子正月十一日雪，同疇丈登觀音寺閣小飲，并示靜師」，乃作於光緒十四年（1888）初春，第二十七首〈臨江仙〉（爆竹聲中催改歲）題為「己丑除夜」，乃光緒十五年（1889）除夕，其他各首別無干支。然由各詞內容覈之，知此集大抵亦按撰作時間排序，全部作於光緒十四、十五年間。

第二首〈清平樂·觀光亭有懷瑟老〉是懷念彭鏗之作，下筆「鳳城東畔。一掬春波暖」，描寫初春；第三首〈高陽臺〉（客去堂虛）奉題劉星岑詩集兼懷彭鏗，詞

⁶⁹ 「慢曲」，原作「漫曲」，茲逕改。

中「春歸晝永，當階紅藥初妍」、「最堪憐。風裏楊花，不到鷗邊」云云，則已是暮春景象，時令皆與第一首「正月十一日」相續。第四首〈齊天樂〉（雨餘浣出天容淨）為聯句詞，題為「荷花生日，疇丈、巢翁見過，小憩咫邨聯句」，則作於六月二十四日；第五首〈齊天樂・同疇丈、鶴老登陶然亭〉（年年亭上尋秋慣），乃「燕後霜前」、「目斷飛鴻」之秋深時候。第六首〈百字令・自題畫像〉（披圖一笑）⁷⁰有「四十無聞身懶慢」一語，考王氏生於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十一月十九日⁷¹，至光緒十四年戊子十一月滿四十歲，故此詞當作於歲末年終；第七首〈百字令・用江湖載酒自題畫像韻再題〉（客何為者），乃同時所作。然則以上各首皆寫於光緒十四年。

第八首以下作於光緒十五年。第八至十一首均是悼念亡妻曹氏之作。王氏光緒十一年與唐景崧之書札曾云：「室人病體頑劣日甚，往時悠悠不識內助之謂何，近始知日用飲食之細，真有非內莫助者。」⁷²可知曹氏體弱多病。諸詞云：

〈高陽臺〉（《中年》008）

書旭莊舍人悼亡舊作後

夢短宵長，春回人去，酒懷慵醉愁醒。粉暗香殘，奈他楚調淒清。坤靈暗換鴛鴦牒，甚人天、猶戀飛瓊。更何堪，目斷鸞雲，未卜他生。 中年哀樂君休訴，算神傷何止，奉倩多情。鏤葉裁華，墜歡悵觸吾曾。寒香愁顧凌波影，怕花枝、也怨伶俜。鎮無聊，坐對孤光，枉說圓靈。

〈臨江仙〉（《中年》009，《薇袖》046）

記得朝回花底日，水晶簾外寒輕。支離病骨怯將迎。情多詞轉竭，辛苦為分明。 寂寞總帷香篆冷，而今誰復卿卿。房櫳猶是暗塵生。好春容易過，夜雨等閒聽。

〈蝶戀花〉（《中年》010，《薇袖》047）

隔院棠梨風葉亂。幾曲紅牆，誰信天涯遠。牆外青山青不斷。問山長短愁長短。 漠漠平林寒日晚。風約疏鐘，不共輕烟散。悵悵歸來誰是伴。車輪暫逐回腸轉。

⁷⁰ 端木埰《碧瀟詞》（上）有〈百字令・和幼霞自題四十歲帶笠小照〉，見《薇省同聲集》，頁37-38。

⁷¹ 此據王鵬運故居「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禮科給事中顯考王公幼霞府君之墓」碑文。

⁷² 見唐景崧：《請纓日記》，卷10，頁15b。

〈齊天樂〉（《中年》011）

枕函夾袋，誰君遺製也。親物懷人，我情曷極。

無端蓋篋輕開處，驚心舊時羅綺。製錦花明，裁雲樣巧，記得色絲親理。茶烟靜裏。正扶病閒窗，繡奩慵倚。指印依稀，暗塵待拂淚先墜。當年河上話別，殷勤親製與，珍重韋佩。事逐烟消，腸隨絃斷，贏得鬢絲憔悴。零縑櫛比。怕猶有纖纖，小絨芳字。幾疊清愁，爲伊重喚起。

第八首〈高陽臺·書旭莊舍人悼亡舊作後〉（夢短宵長）是讀旭莊悼亡詞後有感而作。旭莊即王仁東⁷³。由「中年哀樂君休訴，算神傷何止，奉倩多情。鏤葉裁華，墜歡悵觸吾曾」數句觀之，是由王仁東詞觸及自己喪妻之痛。王鵬運妻曹氏卒於光緒十四年戊子四月二十日⁷⁴，就第九首「房櫳猶是暗塵生」、第十一首「無端蓋篋輕開處，驚心舊時羅綺」、「指印依稀，暗塵待拂淚先墜」等語觀之，曹氏辭世已經歷一段時間，配合詞中景物研判，諸詞蓋作於光緒十五年，由第十三首以下寫夏景來看，可能是四月間曹氏忌日前後所撰，蓋觸景情傷，而引發懷思。第二十六首寫曹氏冥誕有感，尤為哀痛：

〈青山溼遍〉（《中年》026、《薇袖》058、《乙袖》040）

八月三日，誰君生朝也。愴念今昔，悲從中來。納蘭容若往製此調，音節淒惋，金梁外史、龍壁山人皆擬之，傷心人同此懷抱也。

中秋近也，年時悵觸，雙笑行觴。記得木犀香裏，倚青奩、特換明妝。更喁喁、吉語祝蘭房。願年年、花好人同健，醉花盞、不羨鴛鴦。誰信皋橋賃廬，飄零天壤王郎。任是後緣能續，也難禁得，此際神傷。二十三年斷夢，霜侵鬢、誰念無腸。看依然、兒女拜成行。只不堪、衰艸殘陽外，醉棠梨、淚血沾裳。明月無端弓勢，宵來空照流黃。

所謂「二十三年斷夢」，蓋因二人成婚時，王氏十七歲，曹氏十五歲，王氏四十歲時曹氏辭世，姻緣前後二十三年。

第十三、十四兩首均由眼前荷花盛開引起對人事變遷的感慨，兼懷龍繼棟。

〈高陽臺〉（翠葉招涼）題為「十剎海荷花，為都人消夏勝處，近則畫船歌酒，都入

⁷³ 王仁東(1854-1918)，字剛侯，號旭莊，閩縣人。光緒丙子舉人，歷官江蘇候補道。有《完巢剩稿》。《晚晴移詩匯》錄其詩四首，見卷171，頁14b-15a。

⁷⁴ 據王氏故居曹夫人之墓碑銘文，謂曹氏生於咸豐元年辛亥(1851)八月初三，卒於光緒十四年戊子(1888)四月二十日，得年三十八歲。

南湖。喬木蒼烟，非復往時遊事矣」，感嘆十剎海之沒落；〈南浦〉（柳外咽新蟬）題為「荷華生日，偶憶南湖舊遊，雨中書懷，兼寄槐廬」，則是對舊遊難再之傷感。第十五首〈南浦・葦灣觀荷用夔笙韻〉（踏倦六街塵），夔笙即況周頤。由況氏《新鶯詞》，知此首作於六月二十八日。第十七首〈南浦・詩孫前輩見示立秋夜雨南湖再泛新詞，倚調以和〉（容易又秋風），編次似略有混亂。因該年之立秋已在七月，時間難以與上下各首相接。然大體而言，此集仍依先後為序。

其他各詞，大抵為記遊或與友朋酬唱之作，包括第十六首〈南浦・同鶴公、詩孫泛舟南湖，約用張春水均〉（華外暫題襟）、第十九首〈綠意・詠一片荷葉同夔笙舍人〉（碧雲規月）、第二十首〈金縷曲・寄瑟老思恩〉（別意從誰剖）、第二十一首〈金縷曲・六月三十日，鶴公招同夔笙小集市樓，夔笙有詞，倚調以和，並索鶴公同作〉（落落塵巾岸）、第二十二首〈踏莎行・題曹紫荃舍人詞卷〉（倦圓清愁）、第二十四首〈掃花游・苦雨和詩孫〉（短欄注瀑）、第二十五首〈風蝶令・翟梅巖為余編次舊作，有「詞筆隨年健」之評，戲用其語成詠〉（詞筆隨年健）等。此段時期與王鵬運交往者，除許玉瑒外，多屬新知，主要為「夔笙」、「詩孫」、「曹紫荃」等人。彭鐔〈薇省同聲集敘錄〉曾敘及與況周頤相識之經過，云：

況到官在鑾轉外後，佑遐以同里後進，寄其詞，相矜詫；鑾與彼都人士遊，亦時聞況舍人名，因並甄錄以志嚮往。⁷⁵

況周頤與王鵬運乃是同鄉，況氏到內閣任官，與王氏成為同僚，兼為詞友，爾後相知相惜，關係更為密切。《中年》所錄諸詞，蓋為王、況交遊之最早記錄，可謂甚有意義。

詩孫即何維樸（1842-1922），字詩孫，晚號盤叟，又號晚遂老人，湖南道州人，為何紹基之孫。擅長詩書畫印，且精鑒賞、富收藏，有《何詩孫手書詩稿》傳世⁷⁶。曹紫荃即曹毓英，咸豐九年（1859）舉人，著有《鉅梅館詞》，杜文瀾《憩園詞話》曾略記其生平⁷⁷。

綜上所述，可知《四印齋詞卷》中之《袖墨詞》、《梁苑集》及《中年聽雨詞》，雖然各為一集，寫作時間卻相接續。本文附錄所列之詞作對照表，乃是以

⁷⁵ 見《薇省同聲集》，頁1-2。

⁷⁶ 《清史稿·列傳二七三》：「（何紹基）孫維樸，字詩孫。以副貢為中書，累至道員。工書畫，字摹其祖。」見頁13437。

⁷⁷ 見杜文瀾：《憩園詞話·卷六》，《詞話叢編》，第3冊，頁2973。

《四印齋詞卷》各詞之順序為經，標明諸書之重見情形；對照此表，可看出《薇袖》、《乙袖》所錄詞作，實已涵括《四袖》、《四梁》及《中年》在內。

《四袖》有詞三十七首，《四梁》有六十五首，《中年》有二十七首，合共一二九首，而《薇袖》僅錄五十九首，《乙袖》僅四十一首，份量固然少得多，然就所錄諸作之順序來看，《薇袖》與《四印齋詞卷》完全一致；《乙袖》乍看似有異，乃因該書將詞牌相同者並列，又將戲用翟梅巖評語成詠之〈風蝶令〉自題卷首之故，若排除此一因素，仍屬一致。且《稿梁》二十九首詞中，有二十二首與《四梁》前二十二首相同，相同部分順序亦皆相同。可見王氏諸集之編纂，大體上依撰作時間先後為序。《四印齋詞卷》由於收詞最多，保留資料亦較完備，洵為研究王氏生平與詞學之重要資料。

透過上文之詳細分析，結合各集內容之對照，可考知王鵬運早期諸集之創作時間：《四印齋詞卷》中之《袖墨詞》、《梁苑集》及《中年聽雨詞》，寫作時間相接續，《四袖》作於光緒六年至七年，《四梁》作於光緒九年至十三年間，《中年》則作於光緒十四年至十五年。至於另三本《袖墨詞》，《薇袖》與《乙袖》均作於光緒六年至光緒十五年間，《稿袖》作於光緒六至七年間。《稿梁》作於光緒九至十年；《王龍》則作於光緒六年。茲將上述諸書之撰作時間表列如下，以便對照：

清曆	光緒 6 年	光緒 7 年	光緒 8 年	光緒 9 年	光緒 10年	光緒 11年	光緒 12年	光緒 13年	光緒 14年	光緒 15年
歲次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西元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詞 集	四 印 齋 詞 卷									
	袖 墨 詞			梁 苑 集				中年聽雨詞		
	薇 省 袖 墨									
	乙 稿 袖 墨									
	稿本袖墨			稿本梁苑						
	王龍 唱和									

五、餘 論

上文考定《四袖》、《四梁》、《中年》、《稿梁》及《王龍》諸書之創作年代，以下再討論相關問題：

（一）《袖墨詞》之版本有四，透過上文分析，卻能見出其所以歧異之原因。由《四印齋詞卷》來看，作於光緒六年至七年者命名《袖墨詞》，九年至十三年者命名《梁苑集》，十四年至十五年者則命名《中年聽雨詞》，統名之曰《四印齋詞卷》。光緒十六年，彭燮編《薇省同聲集》，此為王氏作品首次付梓⁷⁸，遂從其中選錄五十九首予之，仍名「袖墨」；由於選至光緒十五年，故《薇省同聲集》中之《袖墨詞》，與《四袖》、《四梁》及《中年》均有重疊。其後王氏編纂《乙稿》，再從《四印齋詞卷》精選四十一首，仍名「袖墨」。故此二本《袖墨》，首數較《四袖》為多，作年亦晚至光緒十五年。至於稿本《袖墨》，應是早期所作，特因其中有四首不見於諸本，在對照表中，筆者將之置於最末，唯就其內容而論，此三首應亦作於光緒六、七年間。

以上數集，大體已涵蓋王鵬運早期詞作，然而其中卻無光緒八年之作品。由於《四印齋詞卷》、《乙袖》、《薇袖》、《稿梁》之編集均經王氏之手，尤其《四印齋詞卷》由三書合成，各詞大抵依寫作年月為序，竟獨缺八年之作，此點頗為可怪。按：王氏光緒八年夏致廣東番禺馮恩江書，或可略窺其端倪。書云：「自罹大故，萬事皆灰，加以病豎相纏，精力日荼，不識此志能否克遂。他日殘喘稍蘇，校刻先人遺書畢，當再鼓握鉛之氣。……歸來百日，日與病鄰。喪葬大事，都未盡心毫末。負譽高厚，尚復何言。」⁷⁹據此可見，其時王氏除喪葬雜務之外，又忙於為亡父校刻遺書，加以病痛纏身，遂無吟詠之心情。然揆之情理，守喪期間，情緒低落，又離群索居，缺乏酬唱之伴侶，亦應是可能之原因。

（二）《半塘定稿》錄《袖墨集》七首，而詞前注明「丙戌至己丑」；丙戌為

⁷⁸ 《半塘乙稿》後有王氏自記，云：「光緒庚寅閏月，前輩彭瑟軒太守自南甯移書，屬刊所撰《薇省同聲集》，拙詞附焉，是為平生文字墨本之始，實則良友獎借之意云爾，詞固不足存也。」

⁷⁹ 見馬興榮：《王鵬運年譜》，《詞學》第16輯，頁278-279。

光緒十二年 (1886)，己丑為光緒十五年 (1889)，然而七首中，有三首重見《四袖》，分別是：

1. 〈掃花游〉（鸞環十八），題作「豐臺菊花零落，同槐廬、粹父泥飲叢祠，倚此索和」。
2. 〈摸魚子〉（鎮無聊、一樽相屬），題作「瑟軒前輩閱近作〈拜新月〉詞，有句云⁸⁰：『釣竿百尺綴珊瑚，不羨麒麟閣上圖。欲取黿魚斫作膾，問君何處覓屠沽。』蓋櫟括詞中語也，倚此奉畚」。
3. 〈滿庭芳〉（風露高寒），題作「篝鐙夜坐，忽聞清歌，墜懼悵觸，渺兮予懷也」。

此三首依上文所論，前二首作於光緒六年，第三首作於光緒七年，《定稿》謂作於光緒十二至十五年，與此大相逕庭，蓋其所記年份有誤。按：光緒七年 (1881) 十二月王鵬運父親王必達卒於任上，王氏隨即返鄉奔喪，直至光緒十年 (1884) 十月守喪期滿方重回京師；其時龍繼棟因雲南省軍費報銷案已遭流放，上文考定龍氏至少在光緒九年 (1883) 春已戍軍臺，〈掃花游〉（鸞環十八）詞所言遊賞之事，自應在光緒七年年底之前。《半塘定稿》雖是王氏「自定本」，但其刊行卻在王氏歿後一年，《袖墨集》前「丙戌至己丑」一語，殆為友朋所加⁸¹。

（三）上文考定《梁苑集》作於客居開封時，其命名亦取義於此。《稿梁》二十九首詞及諸詩均作於開封，即可為證。然而《四梁》共收詞六十五首，其中前二十二首固與《稿梁》相同，二十三首以下則全為《稿梁》所無，且第二十三首〈齊天樂〉之小序明言「甲申十月，服闋入都」，既入都，即已離開封，以下所記，包括作於光緒十一年乙酉 (1885) 至十三年丁亥 (1887) 十二月者，王氏均在京師為官，何以仍歸入《梁苑集》中，頗令人費解。按：稿本《梁苑集》是王氏手稿，而《四印齋詞卷》原稿已不可見，筆者所見者為張宗祥抄本，此本又據馮翰飛藏本轉抄；在傳抄過程中若將另頁詞作接於前頁續抄，以致諸詞闌入《梁苑集》，亦不無可能，姑誌其疑於此。

（四）有關王氏諸集之名。王鵬運之「四印齋」，乃其任職京師時所租賃之房

⁸⁰ 《四袖》、《乙袖》、《薇袖》、《王龍》皆作「贈句云」。

⁸¹ 《半塘定稿》之《袖墨集》所收最後一首詞為〈臨江仙·己丑除夕〉，故謂該集迄於己丑，固為無誤，然由上文所考，七首中已有三首為光緒六、七年之作，自非始於「丙戌」。

舍⁸²，由於《四印齋所刻詞》版本精善，向為詞學界之重要文本，聲名卓著，「四印齋」之名遂為學界熟知。然而《袖墨詞》及《中年聽雨詞》取義云何，則未見討論。今觀《王龍唱和詞》，其覓句堂分詠之〈踏莎行・苦雨〉（十日愁霖）一首，詞後落款云：「槐廬詞伯拍正，四印生鵬運書於袖墨寮。」據此，方知「袖墨」乃是王氏館舍之名。且既書於「袖墨寮」，又自稱「四印生」，「袖墨寮」當為四印齋中之某一部分。

至於《中年聽雨詞》，則是取義於「中年聽雨廬」。王鵬運妹婿鄧鴻荃《秋雁詞》中之〈金縷曲〉小序云：「壬辰抵京，王幼霞侍御五兄，重館於中年聽雨廬。」⁸³知其館舍又名「中年聽雨廬」，《中年聽雨詞》云云，應是以廬名集。加以《梁苑集》即作於開封，可知王鵬運有以居處名集之習慣。

（五）各本重見作品中，詞題及詞末識語部分，多有《四印齋詞卷》本較詳明而他本較簡略之現象，茲舉例如下：

1. 〈摸魚子〉（對燕臺、蒼茫落照）之詞題：

瑟軒前輩復以長歌見酬，再用前解即來意奉答。聞人言愁，我亦欲愁，況天寒歲暮時耶？（《四袖》019）

瑟軒以長歌見訓，再用前解答之。（《薇袖》007，《王龍》006）

瑟軒前輩復以長歌見酬，再用前解奉畬。（《乙袖》011）

2. 〈金縷曲〉（芳草城南地）之詞題：

讀勒少仲年丈〈香塚〉詞，倚聲以和。塚在城南江亭迤北鸚鵡塚之西，封而不樹，短碣題云：「浩浩劫，茫茫月，鬱鬱佳城中幽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減，一縷幽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四袖》020）

讀勒少仲中丞〈香塚〉詞，即用原解書後。（《王龍》007）

3. 〈一萼紅〉（禮浮圖）之詞題：

曩閱覓句堂所懸吳越忠懿王金塗銅塔拓本，槐廬屬賦小詞，因循未果。辛巳歲首，偶得錢梅溪所輯《金塗塔攷》一冊於海王村肆中，圖識詳明，詩歌美

⁸² 稿本《梁苑集》封面題：「癸未、甲申間作，半塘居士訂于都門質廬之四印齋。」又，王氏〈齊天樂・悼柳〉一首，詞後小注云：「龍蛇之歲與疇丈結鄰，庭柳依依，嘗倩暘谷山人繪圖徵詠。自予南歸，屋主惑形家言，刈蘭當戶，竟摧為薪。……」俱可證該屋為租住。

⁸³ 此據劉映華〈王鵬運年譜〉轉引，見《廣西文史》，2004年第2期，頁56。

富，是不可無言也，依此索覓句堂諸子和。（《四袖》023）

書錢樸溪《金塗塢攷》後。（《稿袖》002）

4. 〈齊天樂〉（人間水月尋常有）之詞題：

疇丈出〈城南步月〉詞屬和，倚聲奉答。何地無月，何地無水竹，但少閒暇無事如吾兩人耳。味坡公言，彌覺增人悵惘。（《四袖》025）

和疇丈〈城南步月〉韵。（《稿袖》004）

5. 〈南浦〉（廿四數花風）之詞題：

辛巳清明用樂笑翁體。吾鄉壺山桃花甚盛，山半勒「雷酒人之墓」五字，好事者爲之也，年時上塚必出花下，故詞中及之。（《四袖》026）

辛巳清明。（詞末注云：「雷酒人墓在壺山桃花深處，年時上塚所必經也。」）（《乙袖》015）

辛巳清明用樂笑體。（《稿袖》006）

6. 〈齊天樂·和疇丈四詠〉組詞，《四梁》及《薇袖》皆收，然前者詞末識語甚詳，後者則僅各三字。

(1) 其一（小長千里長干寺）：

右思竹。疇丈世居江甯雨花臺下，即古長千里也，地多古刹，竹箭叢生。丈言春秋佳日，輒與故友許仲常先生流連竟日，嘗坐竹窗聯句，四晝夜不輟，成詩三百許韻，兵燹後盡付焚如矣。（《四梁》028）

右思竹。（《薇袖》022）

(2) 其二（丁年記作東園客）：

右憶松。疇丈自注云：「己酉秋杪迺居陸靜軒年丈退園，小屋三楹，庭列四松，清風寒月，幽靜特甚。」丈及雨生同年並二三同人，每乘夜月相過呼酒淪茗，極一時之樂。踰年遽歸，留滯南中，不至者五稔。丙辰再入，丈喬梓俱下世，酒人星散，別業已屬他人，四松舊地，遂無從過問矣。庚戌國恤，沈文忠公移居園中，相與比屋，爲題「四松堂」額。前年雨生嗣子健卿農部移居，時猶及見之。（《四梁》029）

右憶松。（《薇袖》023）

(3) 其三（卜居窮巷東西住）：

右悼柳。龍蛇之歲與疇丈結鄰，庭柳依依，嘗倩暘谷山人繪圖徵詠。自予南歸，屋主惑形家言，刈蘭當戶，竟摧爲薪。去冬抵都，疇丈贈詞自注：「南

鄰柳色，每以懷人，今夏特遭翦伐，心甚惡之。」余題二絕句云：「板條舊日共題詩，小別常牽夢裏思。多謝故人珍重意，天涯傳遍柳枝詞。」「門巷依稀舊境諳，重來驚失影氍毹。無端卻笑桓宣武，搖落何心怨漢南。」（《四梁》030）

右悼柳。（《薇袖》024）

(4) 其四（鬱蔥喬木韋平第）：

右見棗。疇丈自注云：「槐街舊居，子禾總憲餘屋也。自壬戌回京，文端師留居此屋十年，壬申奉諱南歸，始別去。庭有小棗，初僅細榦，蒙茸荊榛間，友人傳用霖已操斧欲伐，僕護而存之。踰年騰上，遽成小樹，直榦挺然，獨出檐際。文端師戲謂：『似主人孤直不倚。』愧其言，不敢答也。又文端常繪所居小景爲〈借園寒趣圖〉。」（《四梁》031）

右見棗。（《薇袖》025）

7. 〈南浦〉（容易又秋風）之詞題：

詩孫前輩見示立秋夜雨南湖再泛新詞，倚調以和。（《中年》017）

和詩孫前輩。（《薇袖》052）

由以上諸例，可知各本重見作品中，《四印齋詞卷》之詞題及詞末識語，實較他本文字為詳；甚至如〈長亭怨慢〉（自湖上、吹簫人去）一首，詞末記云：「原詞此字落韻，白石名家不應出此，再三尋繹，疑與『閱人多矣』句隔句換韻叶，然宋人無承用者，姑附鄙見，以質高明。」（《四梁》046）此詞重見於《乙袖》023、《薇袖》033，唯詞末附記皆闕如。其中之差別，或因《四印齋詞卷》撰作年代較早之故。按：王氏編集越選越嚴，詞中文字亦越發精簡，此或因其功力日進，而標準日高；然亦可能因其支持革新之政治態度日漸明顯，故文字用語亦轉趨謹慎。不論如何，《四印齋詞卷》、稿本《梁苑集》、稿本《袖墨詞》及《王龍唱和詞》等早期詞集，確實提供甚多後期作品未有之線索，在研究王氏生平及其詞學方面，意義非凡。

王鵬運早期詞集所收作品對照表

序號	四印齋詞卷	詞牌	首句	薇省袖墨詞	乙稿袖墨集	稿本袖墨詞	稿本梁苑集	王龍唱和詞	定稿	贈稿	寫作時間	繫年	王氏年歲	說明
1	袖 001	點絳脣	簾捲黃昏	001							春	光緒六年 (1880)	32	詞中有「平蕪綠矣」、「雨雨風風，攪得春如醉」等語，寫初春乍暖還寒時分。
2	袖 002	滿江紅	十載旗亭		002						春	光緒六年 (1880)	32	詞中有「寒食清明都已過」語，可知時序已入三月。
3		臨江仙	麗景潛收日腳					002			春	光緒六年 (1880)	32	詞中有「乳燕急歸巢」、「貯春醪」語，乃寫春季。
4	袖 003	憶少年	一爐烟靄		003			003			春	光緒六年 (1880)	32	《王龍》002-004 為「覓句堂分詠三疊」，題為「待雨」、「賞雨」、「苦雨」。三首連書，已知 002、004 寫於春季，則 003 亦同。
5		踏莎行	十日愁霖					004			春	光緒六年 (1880)	32	詞中有「差強人意碧琅玕，數枝新向花間種」語，當寫春季。
6	袖 004	解語花	天開霽色								六月望日 (十五日)	光緒六年 (1880)	32	題為「六月望日同龍槐廬、王粹甫兩農部遊南泡子及天寧寺，歸集覓句堂，同拈此解，并約韋伯謙太史同賦。」
7	袖 005	解語花	雲低鳳闕	002	004			009			六月十六日	光緒六年 (1880)	32	《四袖》題為「遊南泡子之次日，以事過積水潭。麗綠妃紅，荷花甚盛，再用前解呈覓句堂」，對照前首，知所謂「次日」即六月十六日。
8	袖 006	齊天樂	離人心上愁初到								秋	光緒六年 (1880)	32	題為「秋蟬」。

9	袖 007	齊天樂	梧桐庭院苔痕淺															光緒六年 (1880)	32	題為「秋蛩」。
10	袖 008	齊天樂	呢喃花下聞長歎															光緒六年 (1880)	32	題為「秋燕」。
11	袖 009	齊天樂	遊仙一夢匆匆醒	003	005	011												光緒六年 (1880)	32	題為「秋蝶」。
12	袖 010	齊天樂	新霜一夜秋魂醒	004	006													光緒六年 (1880)	32	題為「秋光」。
13	袖 011	齊天樂	碧華冉冉蘅皋暮															光緒六年 (1880)	32	題為「秋氣」。
14	袖 012	齊天樂	紛紛羣動迫然息															光緒六年 (1880)	32	題為「秋籟」。
15	袖 013	齊天樂	樓高不放珠簾捲															光緒六年 (1880)	32	題為「秋陰」。
16	袖 014	掃花游	鸞環十八		007					001								光緒六年 (1880)	32	題為「豐臺菊花零落，同槐廬、粹父泥飲叢祠，倚此索和」，詞中有「敦著意訪秋，秋轉無據」句。
17	袖 015	翠樓吟	磬落風圓		009					001								光緒六年 (1880)	32	
18	袖 016	高陽臺	撲帽風斜						008									光緒六年 (1880)	32	《四袖》題為「九月二十五日同槐廬、粹父及嚴六溪民部薄遊城東萬柳堂、夕照寺，出廣渠門觀武肅親王祠墓架松。槐廬有詞記遊，倚此奉和」。
19	袖 017	浣溪沙	天外晴雲一晌留	005														光緒六年 (1880)	32	題為「十一月二十一日」。
20	袖 018	摸魚子	鎮無聊、一樽相屬	006	010				005	002								光緒六年 (1880)	32	《王龍》詞末謂瑟軒隱括王氏詞為一詩，因作此答之。下首則謂瑟軒復酬以長歌，王氏又再答，二者詞題語意相接，寫作時間應相去不遠。

21	袖 019	摸魚子	對燕臺、蒼茫落照	007	011				006				光緒六年 (1880)	32	《王龍》006、007 同作於「庚辰歲暮」，見下。
22	袖 020	金縷曲	芳草城南地						007				光緒六年 (1880)	32	《王龍》末署「近作二闕錄請槐廬詞長大雅並求蘇章，庚辰歲莫弟鵬運呈草。」
23	袖 021	大江東去	熙豐而後	008	013				001				光緒六年 (1880)	32	《王龍》末署「庚辰嘉平十九約同人拜東坡生日敬賦，槐廬詞長正拍并希賜和，佑遐王鵬運倚聲。」
24	袖 022	一萼紅	短牆隈			001							光緒七年 (1881)	33	題為「和子疇年丈人日苦寒均」。詞中有「看凍凝弱柳，臘意未全回」、「吉事黏雞，歸程遲雁，改歲情懷」、「悵難逢驛使，誰折江梅」、「看東皇、取次送春來」等句，全寫初春景象。
25	袖 023	一萼紅	禮浮圖			002							光緒七年 (1881)	33	《四袖》題為「囊閱覓句堂所懸吳越忠懿王金塗銅塔拓本，槐廬屬賦小詞，因循未果。辛巳歲首，偶得錢梅溪所輯《金塗塔放》一冊於海王村肆中，圖識詳明，詩歌美富，是不可無言也，依此索覓句堂諸子和。」
26	袖 024	唐多令	宮樹曉烟籠	009	014	003							光緒七年 (1881)	33	《四袖》、《薇袖》、《稿袖》詞題均為「正月二十日入直口號」，唯《乙袖》作「正月二十二日入直口號」。
27	袖 025	齊天樂	人間水月尋常有			004							光緒七年 (1881)	33	詞中有「曉窗釐明，鳳城春帶，最是攸人良夜」、「萼綠猶苞，柳黃未結」等句，寫初春景象。

28	袖 026	南浦	廿四數花風		015	006					辛巳清明	光緒七年 (1881)	33	《四袖》題為「辛巳清明用樂笑翁體。吾鄉壺山桃花甚盛，山半勒『雷酒人之墓』五字，好事者為之也，年時上塚必出花下，故詞中及之。」
29	袖 027	聲聲慢	尋芳策短	010	017	007					春	光緒七年 (1881)	33	《薇袖》題為「春日同伯謙、槐廬憩古龍樹院，俗呼龍爪槐，以樹名也」，詞中有「憑欄共訝春遲。玉笛誰家，梅花已落還吹」等語，已見暮春景象。
30	袖 028	探春慢	柳擘絲輕	011	018	009					春	光緒七年 (1881)	33	詞題有「朋簪清暇，聯袂尋春」語，詞中有「花好春深，春濃人老，閒裏枉將春戀」句，充滿惜春之感。
31	袖 029	喜遷鶯	楚天凝望								春	光緒七年 (1881)	33	詞中「宮舫延春，虛窗寫月」云云，乃寫春晚。
32	袖 030	宴清都	歡 ¹ 意隨春減	012	019	010				002	四月望日	光緒七年 (1881)	33	各本《袖墨》及《讀稿》詞題均云「四月望日」。
33	袖 031	疏影	幾番遊屐	013	020						七月十七日（十八日）	光緒七年 (1881)	33	《四袖》、《乙袖》詞題所記時間為「七月十七日」，《薇袖》則為「七月十八日」。
34	袖 032	賀新涼	一葉空濛裏									光緒七年 (1881)	33	
35	袖 033	摸魚子	莽天涯、寂寥如此								秋	光緒七年 (1881)	33	題為「秋容正好，養荷閉門，作此示同社諸君子」。詞中有「客懷幾度傷愁。秋來難得無風雨，況近重陽時候」句，知時間應在八月末、九月初。

¹ 原作「數」，天頭云：「數，刻本作歡。」查餘各本均作「歡」（權），應以「歡」為是。

36	袖 034	滿庭芳	風露高寒	014	021	013		003	秋	光緒七年 (1881)	33	此詞下筆之「風露高寒，蜚螢怨抑」句，即寫秋天景象。
37	袖 035	沁園春	秋色佳哉						秋	光緒七年 (1881)	33	首句為「秋色佳哉，極目空明，遶天雁過」，末句為「關心事，是重陽近了，酒債如何。」
38	袖 036	長亭怨慢	乍吹起，秋心千疊	015	022	014		003	秋	光緒七年 (1881)	33	《四袖》題為「『亭皋木葉下紛紛，七見秋光老薊門。多少天涯淪落意，未應秋士獨消魂。』此已卯口占句也。容易秋風，又逢搖落，古所謂『樹猶如此』者，豈欺我也。用石帚仙自製腔以寫懷抱。」
39	袖 037	齊天樂	西風吹醒槐花夢						秋	光緒七年 (1881)	33	首句「西風吹醒槐花夢」即寫秋景。
40		滿江紅	夢裏曾遊				001		秋	光緒九年 (1883)	35	詞末記曰：「光緒壬午秋日旅宿朱仙，有神遊祠廟之異，明年再經祠下，敬一瞻拜，棟雲庭樹，不啻重來，為生平夢境之最真者。……」所謂「明年」即光緒九年癸未。
41	梁 001	三姝媚	浮屠空外現				002		秋	光緒九年 (1883)	35	《稿梁》詞題「獨遊城東廢寺」上，原插入「客居大梁」四字，後又刪去。詞中「試為訪夷門，信陵游宴」、「賴有忘情葭葦，依依弄晚」乃寫抵達開封以後之事，時間為秋季。
42	梁 002	浣溪沙	汴水微茫繞郭流				003		秋	光緒九年 (1883)	35	有「閒庭蕭寂不成秋」等語。
43	梁 003	浣溪沙	擁鼻孤吟不自支				004		秋	光緒九年 (1883)	35	有「吳霜潛向鏡中滋」等語。

44	梁 004	浣溪沙	畫裏家山苦未真							005							光緒九年 (1883)	35	
45	梁 005	浣溪沙	未賦登樓已不堪							006					秋		光緒九年 (1883)	35	有「遼空孤雁更驚寒」等語。
46	梁 006	浣溪沙	珠圓三千說信陵							007					秋		光緒九年 (1883)	35	有「秋光慘淡古夷門」等語。
47	梁 007	浣溪沙	舊日梁王尚有臺							008							光緒九年 (1883)	35	
48	梁 008	浣溪沙	圖畫清明記上河							009							光緒九年 (1883)	35	
49	梁 009	浣溪沙	一卷新詞託瓣香							010					秋		光緒九年 (1883)	35	有「冷煙衰草付平章」等語。
50	梁 010	浣溪沙	往事宣房憶塞河							011							光緒九年 (1883)	35	
51	梁 011	浣溪沙	浪蕊浮花競弄姿							012					秋		光緒九年 (1883)	35	有「晚秋爭似早春時」等語。
52	梁 012	浣溪沙	吏隱宣南夢未差							013							光緒九年 (1883)	35	
53	梁 013	浣溪沙	愁裏天涯夢裏身							014							光緒九年 (1883)	35	
54	梁 014	水龍吟	銀箋偷譜秋聲	016	024					015					秋		光緒九年 (1883)	35	題為「自題大梁秋感詞後」，有「銀箋偷譜秋聲」、「帶圍寬、西風知未」等語。
55	梁 015	一萼紅	泛簫簞							016							光緒九—十 年(1883-84)	35- 36	
56		聲聲慢	新荷深壁							017							光緒九—十 年(1883-84)	35- 36	題為「紅螺山人屬題〈明湖秋泛圖〉，時客大梁。」
57	梁 016	百字令	刻溪雲嬾							018							光緒九—十 年(1883-84)	35- 36	
58		鷓鴣天	寒食郊原淑氣新							019					甲申寒食		光緒十年 (1884)	36	詞末記曰：「甲申寒食，調用鷓鴣天。」

59	梁 017	法曲獻仙音	黃葉聲乾		025	020				秋	光緒十年 (1884)	36	題為「蒹葭媚晚，秋雲易陰。城隅散步，有莊、惠濠濮閒意，相視而笑者悌矣。弔古懷人，浩然成咏。」
60		金縷曲	塵世浮謳耳			021					光緒十年 (1884)	36	
61	梁 018	金縷曲	那得年長少			022				秋	光緒十年 (1884)	36	有「向西風、一番彈淚，一番潦倒」等語。
62	梁 019	金縷曲	爽氣橫嵩少			023				秋	光緒十年 (1884)	36	首句為「爽氣橫嵩少」，蓋寫秋氣。
63	梁 020	綺羅香	埋玉香深	017	026	024					光緒十年 (1884)	36	
64		露華	紺雲婀娜			025				秋	光緒十年 (1884)	36	有「最泥人、翠袖天寒」等語。
65	梁 021	高陽臺	靜裏秋清			026				秋	光緒十年 (1884)	36	詞題有「秋宵寂寞，以慢聲寫之」語。
66	梁 022	踏莎行	秋葉吟商	018		027				秋	光緒十年 (1884)	36	此首句句有「秋」字。《稿梁》詞後記曰：「光緒甲申三月，噴園道人屬題〈聽秋山館圖〉，聞愁欲愁，奈何頻喚，其有合于噴園聽秋之旨與？否則非所能知也。調寄〈踏莎行〉。」細覈詞意，噴園主人於三月即請王氏題其〈聽秋山館圖〉，王氏遷延數月，始於秋季成篇。
67		祝英臺近	停清尊			028				甲申中秋	光緒十年 (1884)	36	詞末記曰：「光緒甲申中秋題奉前九年丈先生，即請正拍。倚裝促勿，聲調荒唐，詞中所述，則皆先生撰著也。」
68		大江東去	壯哉巾幗			029					光緒十年 (1884)	36	

69	梁 023	齊天樂	片颿吹入東華夢	019														甲申十月	光緒十年 (1884)	36	題作「甲申十月，服闋入都，疇丈、瑟公、鶴老諸前輩，皆有喜晤之作。感舊述懷，倚此奉答。」
70	梁 024	金縷曲	塞草青青裏															冬	光緒十年 (1884)	36	詞中有「絕漠寒多禁得否」、「君莫問、歲寒滋味」語，知寫於冬季。
71	梁 025	鷓鴣天	日麗雲輝淑景新	020														乙酉元日	光緒十一年 (1885)	37	題為「乙酉元日用白石老仙均」。
72	梁 026	徵招	槐街芳事唐花過	021														春	光緒十一年 (1885)	37	題為「鶴老以正月向盡，水仙未花，倚聲速之。疇丈、瑟公亦各以水仙新詞屬和，用白石自製黃鍾清角調奉答。几上寒香，正嫣然破萼也。」
73	梁 027	探芳信	正芳晝		028													春	光緒十一年 (1885)	37	詞題有「春光漸老，獨遊咫尺」語。
74	梁 028	齊天樂	小長干里長干寺	022														春	光緒十一年 (1885)	37	此下四首〈齊天樂〉為組詞，題為「和疇丈四詠」，乃同時之作。由第三首知均作於光緒十一年。
75	梁 029	齊天樂	丁年記作東園客	023														春	光緒十一年 (1885)	37	見上。
76	梁 030	齊天樂	卜居窮巷東西住	024														春	光緒十一年 (1885)	37	詞題有「去冬抵都」語，知作於光緒十一年。
77	梁 031	齊天樂	鬱蕊喬喬木草平第	025														春	光緒十一年 (1885)	37	與前三首為組詞。
78	梁 032	齊天樂	虛堂夜氣寒生粟	026														秋	光緒十一年 (1885)	37	題為「寒月」，詞中有「冷逼棲鴉，塵凝野馬」句。
79	梁 033	百字令	銅鈴六角	027														秋	光緒十一年 (1885)	37	詞中有「長信秋深宮漏永」語。

80	梁 034	百字令	軟紅如海															秋	光緒十一年 (1885)	37	題為「索鄭椒農孝廉寫壽花坐雨圖」，乃因叢菊盛開，秋色無邊，而倩人圖畫。
81	梁 035	齊天樂	素心相對渾忘倦															春	光緒十二年 (1886)	38	此為聯句詞，有「簾影搖風，茶香起綠，剝啄惟聞啼鳥。清陰漸好。算紅墮餘花，翠添新筱。宿雨初晴，滿階生意伴幽草」等語。
82	梁 036	綺羅香	雨斷雲流	028	027													秋	光緒十二年 (1886)	38	題為「和李芋亭舍人雨後見月」，主要描寫月色之美；由詞中有「萬家砧杵」語看來，應是秋季之作。
83	梁 037	百字令	因循萬里															七月九日	光緒十二年 (1886)	38	題為「七月九日立秋」，知作於光緒十二年。
84	梁 038	水調歌頭	三五正良夜															八月十四夜	光緒十二年 (1886)	38	題為「八月十四夜東薇生兄弟」。
85	梁 039	摸魚子	愛新晴、遙天淨洗		012													秋	光緒十二年 (1886)	38	題為「凍雨初晴，西山如畫，殊歎清遊之難必也。」詞中「趁木末霜紅」云云，乃寫深秋。
86	梁 040	大江東去	玉梅花下															十二月十九日	光緒十二年 (1886)	38	題為「坡公生日，祁子和年丈招集廣齋設祀，敬賦。」東坡生日在十二月十九日。
87	梁 041	慶清朝	杏酪初分	029	029													丁亥展重 三日(三 月十三 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四梁》、《薇袖》題為「丁亥展重三日，同疇丈、鶴老龍樹寺補禪，歸飲酒樓，同拈此解。」
88	梁 042	買陂塘	認新居、瑣窗西畔	030														春、夏間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詞題有「疇丈新居，庭柳如繪，擬倩同人題詠為第二柳圖」語。由詞中「長條依舊搖曳」、「鎮日簾櫳如水。清陰美」觀之，應作於春夏之間。

89	梁 043	買陂塘	認新圖，扶疏意遠									春、夏間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題作「圖成命題再同前解」。
90	梁 044	憶舊遊	記開簾命酒	031								秋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有「零落醉吟商曲，風葉亂秋烟」、「聲聲怨抑哀暮蟬」等語。
91	梁 045	揚州慢	天末程遙	032								丁亥秋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四梁》詞牌下注曰：「以下十三首擬白石自製曲。」又《四梁》、《薇袖》及《乙袖》詞題均為「白石道人自製曲一卷，高亢清空，聲出金石。丁亥秋日，約同麟父、鶴公、瑟老，依調和之，他日詞成，都為一集，命曰《城南拜石詞》。」《四梁》057詞未注曰：「右擬白石道人自製曲，依本集次第為序……。」故將此下十三首均繫於光緒十三年秋。
92	梁 046	長亭怨慢	自湖上、吹簫人去	033	023							丁亥秋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見上。
93	梁 047	淡黃柳	疏櫺畫箔	034	030							丁亥秋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見上。
94	梁 048	石湖仙	玉隆烟雨	035								丁亥秋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見上。
95	梁 049	暗香	玉壺圓月	036								丁亥秋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見上。
96	梁 050	疏影	輓頭似鐵	037								丁亥秋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見上。
97	梁 051	惜紅衣	雁路催寒	038								丁亥秋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見上。

98	梁 052	角招	認襟袖		031					丁亥秋日 (九月二十四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見上。又詞題為「九月廿四日，寒甚。疇丈、鶴公下直見過，釀飲酒家，即事成詠。」
99	梁 053	徵招	周情柳思憑誰契		032					丁亥秋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見上。
100	梁 054	秋宵吟	冷雲低	039	033		004			丁亥秋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見上。
101	梁 055	淒涼犯	懷人永夕							丁亥秋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見上。
102	梁 056	翠樓吟	月朗澎湖							丁亥秋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見上。
103	梁 057	湘月	冷官趣別							丁亥秋日 (秋分之夕)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見上。又詞題為「丁亥秋分之夕，疇丈招飲竹平安室，鶴公、瑟老皆即席有作，余賦〈念奴嬌〉高指聲以侑。」
104	梁 058	百字令	天乎難問							秋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題為「子石一病不起，軟紅塵裏，知音頓稀。秋燈夜雨，欺近傷離，正昔人所謂長歌之哀，過於痛哭者。」
105	梁 059	賀新涼	寂寞閑門閉	040	034		005			秋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詞題有「霜露既至，雲物皆秋」語。
106	梁 060	齊天樂	西風自入姜郎筆							秋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詞中有「醉不成歡，愁無可解，一穗秋燈青處」句。
107	梁 061	金縷曲	問訊南湖柳	041	035					秋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題為「和薛小雲前輩南湖秋宴詞」，首二句為「問訊南湖柳。料依依、半灣秋老，風裳非舊。」
108	梁 062	扁舟尋舊約	簫月烘窗							丁亥十月十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題為「丁亥十月十日，瑟老邀同疇丈、鶴公下直小飲聯句。逾月，瑟老出守，歡事漸稀矣。」

109	梁 063	步月	寶鏡開筵								十月望日 (十五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題為「十月望日同疇丈、鶴老四印齋看月聯句」，與前首之撰作僅隔數日。
110	梁 064	摸魚子	黯消凝、舊時月色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111	梁 065	百字令	心香煨處								十二月十 九日	光緒十三年 (1887)	39	題為「同人集寓齋拜坡公生日，即餞瑟老出守南甯」。彭豐（瑟軒）於光緒十四年戊子正月出都。
112	中 001	百字令	華生銀海	042							戊子正月 十一日	光緒十四年 (1888)	40	《中年》題為「戊子正月十一日雪，同疇丈登觀音寺閣小飲，并示靜師。」
113	中 002	清平樂	鳳城東畔		037						春	光緒十四年 (1888)	40	此詞首二句為「鳳城東畔。一掬春波暖。」
114	中 003	高陽臺	客去堂虛	043							春	光緒十四年 (1888)	40	詞中「春歸晝永，當階紅藥初妍」、「最堪憐。風裏楊花，不到鷗邊」云云，乃暮春景象。
115	中 004	齊天樂	雨餘流出天容淨								荷花生日 (六月二十四日)	光緒十四年 (1888)	40	詞題為「荷花生日，疇丈、巢翁見過，小憩咫邨聯句。」
116	中 005	齊天樂	年年亭上尋秋慣								秋	光緒十四年 (1888)	40	詞中有「年年亭上尋秋慣，驚心畫闌重倚」、「燕後霜前」、「目斷飛鴻」等語。
117	中 006	百字令	披圖一笑	044							冬	光緒十四年 (1888)	40	題為「自題畫像」，詞中有「四十無聞身懶慢」語。考王氏生於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至光緒十四年十一月滿四十歲，故此詞當作於歲末年終。
118	中 007	百字令	客何為者	045							冬	光緒十四年 (1888)	40	題為「用江湖載酒自題畫像韻再題」，與前首乃同時之作。

119	中 008	高陽臺	夢短宵長								四月前後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中年》008 至 011 為悼念亡妻曹氏之作。曹氏卒於光緒十四年四月二十日。由詞作內容來看，疑作於周年忌日前後。
120	中 009	臨江仙	記得朝回花底日	046							四月前後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見上。
121	中 010	蝶戀花	隔院棠梨風葉亂	047							四月前後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見上。
122	中 011	齊天樂	無端薰篋輕開處								四月前後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見上。
123	中 012	洞仙歌	紅塵碧落	048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124	中 013	高陽臺	翠葉招涼	049	039					007	夏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中年》、《薇袖》均題為「十斛海荷花，為都人消夏勝處，近則畫船歌酒，都入南湖。喬木蒼烟，非復往時遊事矣。」
125	中 014	南浦	柳外咽新蟬	050	016						荷花生日 (六月二十四日)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題為「荷華生日，偶憶南湖舊遊，雨中書懷，兼寄槐廬。」
126	中 015	南浦	踏倦六街塵	051							六月二十八日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題為「葦灣觀荷用夔笙韻」。許玉瑑《獨紘詞》有〈南浦·雨中頗憶南河花事，他日夔笙以紀游之作見跡，紛香指膩，流連於一花一葉，幼霞和之，予亦繼作〉，所謂「幼霞和之」者，即此詞。又況周頤《新鶯詞》有〈南浦·六月二十八日葦灣觀荷同幼遐前輩〉，故知作詞之月日。
127	中 016	南浦	華外暫題襟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詞題有「同鶴公，詩孫泛舟南湖」語。

128	中 017	南浦	容易又秋風	052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題作「詩孫前輩見示立秋夜雨南湖再泛新詞，倚調以和。」
129	中 018	清平樂	露華拂檻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130	中 019	綠意	碧雲規月	053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題作「詠一片荷葉同夔笙舍人」。
131	中 020	金縷曲	別意從誰剖	054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題作「寄瑟老思恩」。「目極千山枕樹雨」等，蓋想像中廣西夏日景象。
132	中 021	金縷曲	落落塵巾岸		036					006	六月三十日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詞題有「六月三十日，鶴公招同夔笙小集市樓」語。
133	中 022	踏莎行	倦圃清愁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134	中 023	聲聲慢	長房縮地	055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135	中 024	掃花游	短欄注瀑	056	008						秋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詞中有「黯秋心癡到，送秋來處」等語。
136	中 025	風蝶令	詞筆隨年健	057	001						秋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有「秋心逐夜長」等語。
137	中 026	青山溼遍	中秋近也	058	040					006	八月三日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中年》詞題為「八月三日，譙君生朝也。憶念今昔，悲從中來。綺閣容若往製此調，音節淒惋，金梁外史、龍壁山人皆擬之，傷心人同此懷抱也。」
138	中 027	臨江仙	爆竹聲中催改歲	059	041					007	己丑除夕						光緒十五年 (1889)	41	各本詞題均為「己丑除夕」，唯《中年》作「己丑除夜」。
139		浪淘沙	春帶小梅梢			005					春								題為「春寒猶帶，花事尚稀，同許篈集前輩賦。」

140	淡黃柳	東風巷陌							008		春	詞中有「東風巷陌」、「看過桃紅杏白」語，乃寫春季。
141	水調歌頭	把酒看天語							012		中秋	題為「中秋即事和疇丈」。
142	浪淘沙	未辦買山錢							015		除夕	題為「除夕戲用周晉偃明日新年韵」。